

以摛膏述林



籀高述林卷八

瑞安孫詒讓

秦權拓本跋

度量權三者爲世程品其用至重而古今流變乖異亦特甚余曩据漢志劉歆銅斛以證嘉量据漢長安慮僂銅尺以校周尺雖數度小差而形法大致相近惟權則周經漢志文制不同莫能稽覈也考工記玉人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君云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此周權以玉爲琮爲后王之專制蓋不通於臣民公私恒用當以銅爲之要其爲琮形必斲若畫一爾漢律志說五權則云圓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者周旋無端

此又說大權之國者非是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云謂爲錘之形如環也漢
權以銅爲環與周琮異制然爾正云肉倍好謂之璧
肉好若一謂之環班云圓而環之則肉好宜若一又
云肉倍好則是璧非環兩文復自相悖豈以環璧皆
圓而有好與周旋無端之義咸得相傳偶未別白歟
至今權皆有鈕以縣玉人王琮有鼻后琮當亦然說
文鈕訓印鼻是鼻卽鈕也而漢志五權不云有鼻亦
無以定之蓋周漢權制舛悖難合非見古權固無由
校論理董之矣辛丑臘月長白午橋尙書以所臧秦
權精拓手跋其後介黃君仲弢寄貽尋校索日則積
疑爲之渙然蓋秦權下圓而如環肉好亦正若一合
於雅訓是知漢志云圓環是也而云令肉倍好則爲

王莽有環權身漢志
所說者殆近但好甚
夫不啻倍肉而已

未案上端有鈕隆起高數寸則卽玉人所謂鼻明秦
漢環權必皆有鈕以貫組漢志蓋文偶不具往者讀
史妄意環權或卽以好代鈕亦自可縣今見此拓迺
知肌揣必不如目諛也仲弢又出別拓見示形制較
小上有大驪兩篆甚奇其邊爲觚稜不正圓亦尙書
所臧者竊謂此卽放周琮權之遺象凡琮之恒制爲
鈍角而八觚故大宗伯鄭注云琮八方象地洪文惠
隸圖撫漢碑陰畫琮有爲五角十角形者雖制有增
損要其不爲正圓之形則同今大驪權亦爲八觚形
足相參證綜約論之古權初制蓋八觚以象琮流傳
旣久漸刻觚爲圓遂成環形觚方環圓二制秦時蓋
通行於世而鈕鼻繫組則相承無異權制之流變小

異大同各有本始軌跡顯較可推校也聞尚書所得秦權甚鏗而此權制特大手跋定爲五權之石權精鑿至論前無古人至於觚圓鈞石燦然畢萃尤爲集古勝緣遐睠海天爲之神往昔荀勗何承天朱異蘇頌輩校定律度並博求古器資爲程法今尚書以閔達忠亮膺岳牧之寄當光佐

天子更法自強紹開中興儻將攷協權衡用照示萬國甄古作範固知不藉它求矣壬寅孟陬書

秦大駮權拓本跋

秦權量自隋唐以來閒有流傳咸珍爲瓌寶近長白甸齊尚書端方所藏有秦權七秦量一箸錄之富遠轅宣和御府他勿論已七權其六皆圓如環余以漢

律麻志所說攷之其肉好畧同惟此大駮權爲八觚形獨爲環異按考工記玉人云駮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駮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君大宗伯注說琮八方象地然則周權恆制必八觚如琮矣以此推之秦時權制蓋有兩品觚權沿晚周之故範圍權爲漢志之權輿其流變各有本始非苟爲僂異也抑鄭君之釋琮也不詳其好之有無梁崔靈恩三禮義宗隋潘徽江都集禮並據白虎通說定爲有好而聶崇義三禮圖則據阮湛禮圖說云無好近儒戴氏東原段氏若膺黃氏元同皆從其說余謂許君釋琮形如車釭釭爲車轂穿沓軸函其中琮形似之則固有好矣今此權中有好亦周琮之遺象然則周駮琮

可證此權之八觚而此權又可證周琮之有好但依
白虎通說琮云方外圓中證以許君車釭之訓則琮
好必圓此權好亦八觚與表同則小有變易耳秦權
文字奇古昔顏黃門小司馬咸據以證史而不知其
符契經義繆願如是信可寶貴尚書頃又以拓本介
仲弢見示屬爲審定謹拉襍書此奉質倘理而董之
也

大隗兩篆文在權上與鈕相接處夾鈕左右分列
字大約五分許攷大隗爲古地名漢書地理志河
南郡密有大隗山澠水所出說文水部澠字注作
大隗山海經中山經有隗山亦卽此也元和郡縣
志亦云大隗山在河南府密縣東南五十里本具

大隗秦縣名疑漢之
密縣秦名大隗也

茨山黃帝見大隗於具茨故亦曰大隗若然大隗
之地蓋因山爲名此權卽其地所鑄故勒篆於其
上今代所傳秦權量紀地名者僅見此品奇異希
覯不徒以八觚見珍也癸卯七夕檢匊齋尚書所
贈拓本并附記之

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

右新莽宜子孫竟祥符周季況太守星貽得於閩中
太守歸老吳門以付其外孫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
余前廿年於亡友戴君子高許嘗見拓本獨山莫先
生子偲爲跋尾所著金石經眼錄亦載之子高物故
拓本不審歸何人今鶴亭以手拓本寄贈恍如見故
人矣余舊臧漢竟拓本近百種皆無紀元此竟獨年

號明哲文既古雅篆勢尤奇崛信可愛玩莫先生所
釋頗疏鶴亭既諱正之余復爲補釋數字略可誦說
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口下大多恩賈人
事市不財嗇田更作辟靡治校官五穀成熟天下安
有知之士得蒙恩宐官秩葆子孫又鈕閒曰宐子孫
大凡五十四字詔書下一字莫釋爲啟鶴亭釋爲赦
諦審字形似效字然文義仍未愜姑闕之賈人事市
不財嗇田莫釋爲賈人事禾丁貳嗇田鶴亭釋爲價
事利市躬嗇田以字形審之賈人當依莫釋禾當爲
市丁貳當爲不財財卽才之段借字此八字句言爲
賈人者則從事於市其不才爲農者則治嗇於田市
與田不財與下有知文並相對也嗇字又疑當爲蓄
漢隸蓄字多變作畱此下作畱與彼相近齊民要術
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蓄強土黑墟之田蓄
田嗇田義皆可通未能決定也更作辟靡治校官辟
莫釋爲符誤鶴亭正之極塙靡舊並釋爲應以篆文
偏旁審之靡中箸₈塙是靡字漢隸靡字多作靡卽
其流變下似从心者疑邑下₁₁形之變要皆增羨之
筆古竟文往往增消任意不能盡以六書之誼繩之
而此竟文又通體糾屈詭異甄豐六體₅曰繆篆或
其象類與校官舊釋爲百官亦誤漢書₁莽傳元始
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₁萬區卽更
作辟靡治校官之事也宐官秩秩莫釋爲黻鶴亭正
之亦塙葆子下鶴亭釋有重文合諦審雖似有筆畫

而實非重文鈕閒宐子孫子下亦有羨畫可證此語
竟銘恆見皆無重文有之則爲綴複此竟首句九字
第三句八字修短無定例則末句固不必定爲七字
矣管見所及漫書之以復鶴亭并以質季況先生幸
理董其然不也猶憶同治季年余與莫戴兩君同客
江甯莫先生於讓爲父執嘗得侍燕譚而子高與余
同爲金石篆籀之學踪跡尤密始以此竟拓本見示
詫其奇古而未及悉心審校雲煙過眼忽忽二紀兩
君宰木已拱而余幸從鶴亭重覲此拓得相與精釋
其文字惜不令兩君見之俾同此愉快也

阮摹天乙閣宋拓石鼓文跋

第一鼓遼毆其口其下一字薛尙功鄭樵並釋爲孫

施宿潘迪釋爲時王氏萃編遯薛鄭作孫張氏石鼓
文釋存亦謂按天乙閣本孫字爲近其實非也此字
當遯明趙古則釋爲特此本雖重摹而泐痕中特字

猶隱隱可辨蓋其摹勒之精如此

今世拓本此字雖甚剝蝕然寺下寸

形及牛字下半亦尙可推測

說文牛部特字注朴特牛父也朴當

爲樸蓋藉木素之樸爲牡牛之名與木皮之朴音同
故轉寫爲朴王篇牛部別有犛字訓特牛則又依樸
字增易爲之然可證說文朴特字當作樸也此鼓云
遯毆其特其來趨趨後又云遯毆其樸其來遺遺特
樸義同分用以齧均近儒陽湖孫氏武進莊氏竝祖
馬定國說以鼓爲後周物則此文疑卽本說文特字
訓矣樸特本爲牛父此段爲牡獸之稱古訓湮隊非

鼓文有此二字則說文特字注義幾不可知而讀者不審繆誤相踵段氏說文注遂據南宋人楚辭補注誤引之文刪樸牛父也爲特牛也不亦延乎

爾雅釋獸豕生三豨二師一特周禮大司馬鄭司農注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詩伐檀有縣特兮毛傳亦云獸三歲曰特廣雅釋獸作四歲此鼓後文云射其豨蜀豨卽獸四歲之肩則特或用獸三歲義然樸卽朴特之樸固無可疑也

書南昌府學本漢石經殘字後

漢熹平石經自黃長睿洪文惠著錄以來治經者孳校無贖義惟論語碑末校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有盍肆乎其肆也六字自來攷釋石經者皆莫詳其義今諦審之當卽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章之異文盍盍肆乎卽盍徹乎之異文其肆也卽如之何其徹也末三字之異文石經凡校異文皆撮舉數字不錄全句如求善賈而沽諸沽魯論作賈石經校語止舉賈諸二字是其例也盍本盍得聲肆徹古音亦相近段氏六書音均表徹字在十二部肆字在十五部弟字職徹與祭韻祭亦在十五部是其證並得通段小爾雅廣言云肆緩也此肆亦勸其緩征賦卽周禮大司徒十二荒政之薄征也鹽鐵論取下篇云樂歲不盜年饑則肆桓次公正本論語此文足爲塙證石經所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例先舉魯論正文而後著盍毛包周諸本之異此條校語雖殘缺不

可攷而其肆也下缺一字下尚存一周字當卽包周之周然則蓋肆乎其肆也乃魯論正本何本作盍徹乎其徹也者乃張禹以諸家別本校定不知其爲齊爲古也至隸釋所存漢石經校語凡三事雖非全文而叙次猶舊此條在賈諸賈之哉條後而在於蕭牆之內條前與經文先後敘次亦正符合此真西漢舊本然非石經殘字尚存幾不知魯論有此異文而桓次公年饑則肆之語亦無由究其原本矣惜自宋元以逮近代石經之考殆逾十家而於此條咸莫能辨證余友寶應劉君叔俛補其父楚楨年丈論語正義遂疑其爲逸文實非也同治庚午辛未閒余在江甯曾舉此義以告叔俛亦深以爲然因其書已刊成未及追改而叔俛遽卒今附記於此蓋不勝今昔之感矣

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頭後

右徐鼎臣臨秦碣石頭王撫軍紹蘭嘗以家臧眞蹟屬錢氏泳摹刻于焦山近常熟楊觀察沂孫又以孔氏昭孔雙鉤本鋟木傳之遂盛行于世此本卽楊君持贈家大人者是頌宋以來金石家未有著錄者頌文凡百有十字以韜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文幾倍之如首有皇帝建國德平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季軫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十句末又有二世詔書及李斯馮太疾奏七十九字與泰山嶧山琅邪臺諸刻同本紀則惟有皇

帝建國以下三句然不在首而在第三韻恩肥土域
 後又建國作奮威初平泰壹作初一泰平餘則竝無
 之其本紀所有而字異者如遂興師旅下此無誅戮
 無道四字為逆滅息為此作大盂殄暴逆逆此作強
 庶心咸服服此作良墮壞城郭墮此作陸黎首無繇
 黎此作黔無此作无女修其業修此作脩羣臣誦烈
 烈此作略垂著儀矩著此作箸矩此作巨又賞乃牛
 馬恩肥土域兩句此上下互易然與大史公所見不
 同又說文又部乙秦刻石及如此此頌仍作及與說
 文不合然鄭文寶所摹嶧山碑已如此鄭本亦出徐
 摹阮文達兩浙金石志疑為鼎臣所改未知其審也
 考始皇巡行天下刻石者凡六今惟琅邪臺原石尚
 存泰山殘石乾隆間為火所焚今所存者止十字之
 采石刻宋時歐陽永叔趙德甫王象之陳思諸人皆
 見之今則莫知其存否嶧山會稽兩石久佚然世閒
 尚有重摹本蓋以上五石雖存佚顯晦不同而後人
 皆嘗得其揚本至碣石則不然禹貢舊蹟自六朝時
 已不可攷故酈道元水經河水注謂漢司空王橫言
 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張
 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
 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
 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據此是納河故壤早
 淪東勃而嬴氏遺刻乃巍然獨在人世趙宋時猶得
 傳其榻本此事之所必無者況此本載鼎臣自跋稱

端拱元年奉敕臨則此書在宋時當臧御府而宣和書譜載鼎臣篆書七種亦無是頌然則王楊諸家紛紛傳刻其果可信耶

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

表所述楊伯邳歷官始末甚詳多華陽國志槩爲士女篇所未及可互相校補至其從弟穎伯則常志并無其名廡藉此存其梗槩尤可寶也表云伯邳三爲尚書常志止云入爲尚書不云三任攷御覽職官部引益部耆舊傳云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卽閑練舊典且有榦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爲尚書此伯邳再爲尚書之事其三爲尚書則御覽所引耆舊傳亦無其文

不知在何時矣表末云黃門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

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表紀

財卽財之變體李翕西狹頌財容車騎財字作財與此略同漢隸書才字亦多作才

著碑史晨饗孔廟後碑及西狹頌才字並如此作財者較略不詳備之詞隸

釋濟陰太守脩堯廟碑云財紀祖壘所出俗本隸釋財作財誤

今據影宋鈔本與漢隸字源十六哈合義與此同翁覃溪謂財與纒裁

通用是也而訓爲始則仍失其義伯邳以累世忠貞

爲李子堅陳仲舉所薦又嘗劾治梁冀叔執金吾忠

及冀婦家子孫訓不法事蓋亦忠鯁清亮之士熹平

元二正黨禁最厲之時闔豎橫恣英賢駢首冤酷之

氣晦蝕三光卞玉以黃門謁歸獨能修同郡之敬爲

伯邳表述蓋猶中官之賢者亦呂彊李巡之流亞與

漢仙人唐公昉碑跋

此碑近世拓本剝泐殊甚不惟視隸釋所載十缺五六卽以翁王諸家所摹覈之亦模黏如隔重霧更數百年恐益不可辨矣唐君成固人漢書地理志成固屬漢中郡碑云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卽爲漢中郡吏也又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府謂郡府府君卽太守也西成蓋卽漢中屬縣之西城西漢時漢中郡治在焉故地理志漢中十二縣以西城爲首續漢書郡國志漢中九縣則首南鄭而西城改弟二三蓋後漢時漢中郡治南鄭與前漢異碑云是時府在西成明刻碑時府不在彼也唐君家在成固旣爲郡吏則當在郡府故云去家七百餘里碑文義甚明集古錄約舉此文作府君去家七百餘里蓋以意刪改微失其本旨朱氏文藻校隸釋乃欲以歐校洪疑隸釋訛君爲在而衍西成二字所謂以不狂爲狂也碑又云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昉舉家俱濟盛矣諦審石本崔實當爲崖左波雖翹然翬出而尙帶直下之勢其非崔字無疑喬松崖白謂王喬赤松洪崖浮丘伯白卽伯字省文自劉球誤仞爲崔字摹入隸韻十五灰崔字下洪文惠以來釋此碑者並沿其謬列仙傳有崔文子無冲舉飛昇之迹漢唐文士紀述神仙亦無以崔白並舉者足知其非矣

漢衛尉卿衡方碑跋

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勅巾

翁王兩家所釋如此

此謂詔舉賢良務求隱

逸之士方失順詔文乃舉已仕者因此罷黜盧紹弓跋釋寬爲寮失爲英以君務在寮英順其文舉爲句謂時詔書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其說旣迂曲不可通又失其句讀退就勅巾乃指衡君何得轉屬舉者邪勅巾當爲飾巾之借字

勅飾通借見呂覽貴公注

後漢書陳寔傳何進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又趙咨傳咨少孤有孝行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注以幅巾爲首飾不加

冠冕釋名謂士冠庶人巾退就勅巾蓋免爲庶人也

漢三公山神碑跋

元氏三公山有漢碑三惟此碑見於隸釋然元明以來久無箸錄至道光丁酉沈兵備濤始訪得之載所箸常山貞石志碑久湮而復顯椎拓者少故不甚剝以洪文惠所錄校之十尙存八九可寶也碑有云上應口首首上一字右从斤洪釋爲祈沈闕之案祈首無義合諦審石本乃是魁字卽魁之變體楊孟文頌及劉君殘碑魏大饗記魁字皆如是作漢隸書斗皆作斤卽許君說文敘所述俗說人持十爲斗者而凡从斤之字則絕無从十者是漢人書斗斤雖相類而卻有區別合審此碑魁字左旁稍模黏而右旁之

斤从十甚明洪沈兩家所摹並誤仞爲从斤之字蓋未及細審也此篆上文云北嶽而云上應魁首蓋謂斗魁天官書云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洛書云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又引陸績渾圖云魁第三星主冀州又引皇甫謐云斗魁二曰璇宮鎮星主之冀州屬焉是並北嶽上應斗魁之事又云犧用握尺□□□兮禮器孔疏引禮稽命徵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說同此正用其文第二句兮上似是角全二字又鼎足而口缺文當是處字倉府旣盈府當是廩字攘去寇列寇疑是四字沈兵備所釋甚精審多足匡補洪釋惟此數事尙未攷正故爲補釋之

漢孟班碑跋

此碑殘缺殊甚据集古錄則歐公所見已如此今距北宋又數百年日事擅蠟宐其不易辨識也碑載武君卒年据洪釋是永嘉元年范書冲帝紀有此紀元然史繩祖學齋佔畢据邛州所出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石刻書永嘉元年謂今本范書本紀永嘉爲字誤何義門又据左雄傳以證其說然則漢本無永嘉元號今拓本永下一字極模黏蓋亦當作永嘉盤洲麥以爲永嘉者習憶范書誤本遂不復諦案耳劉球婁機書麻韻並引此碑嘉字然據洪釋則碑中尙有帝庸嘉之之語是此碑自別有明塙之嘉字不必宋時拓本永嘉元號果明析可摹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碑紀曹君治郃陽事云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率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壽之報李儒等三人蓋皆邑人以徵舉得官者碑陰載出泉人亦有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是也攷袁宏後漢紀獻帝紀云初平三年李傕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宐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曹碑立於中平二年以時代案之李傕所舉當卽文優若然文優前黨董卓後復附李傕其人殊不足取而碑乃盛揚詡之以爲曹君貢諛蓋流俗陋儒所爲汙此貞石矣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跋

曹魏時始置州郡大小中正以銓定九品晉宋以後悉承其制而吳蜀兩國於史無徵惟三國志吳潘濬傳注引襄陽記云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

今之州都

此句疑裴氏注中之注州中正晉宋時俗稱州都大公平之名他書不經見故特釋

之杜君卿據此謂魏之大中正在吳爲大公平然則

吳雖置此官固無中正之名矣而此碑云除郎中尙書令史郡中正又似吳時並不以中正爲大公平者石刻明塙必無差誤而與習氏所紀違悞誠不可解或州都稱大公平而郡中正名仍不改乎自陳承祚書無志表之作吳蜀典章零落頗多安得巨碣完文如此碑者數通一一爲補證邪

吳禪國山碑跋

此碑爲蘇建篆書然多六書違迂如理作理鄂作鄂淵作淵夙作夙德作德璆作璆畢作畢及鳳鳥下作四點之類知三國時人已不甚究小學也惟授受二字作授受則足證許君從舟省之說漢隸亦多如此作今說文乃不爾疑後人因隸省一筆追改篆文矣麤受祇下一字以拓本審之乃從字吳槎客碑攷引荆谿外紀釋爲悚合於許讀舊本雲麓漫鈔摹作遜則筆畫小誤吳攷及翁覃谿王述庵並作筵字乃大謬碑又云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仲翔孫權時徙交州卒此碑立于天璽元年時代相距甚近已有大賢之日知仲翔易學身後卽盛行也同治甲戌十二月偶檢匣中弄本校讀一過遂拉襍記之

晉太公呂望表跋

此碑自晉及今幾二千年尙不甚剗剝魏穆子容重刻本刪其頌詞文句亦多譌舛如以策爲築以書爲盡非以晉石原本校讀幾不解其爲何語何其艸艸也晉書東晉傳載汲郡發冢得竹書事不云其臧以何年此表首引竹書而云書臧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杜預春秋後序及史記索隱並云紀年終魏哀王二十年臧書當又在其後秦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上溯魏哀王二十年正得八十七歲此表約略定之謂當臧于其後一年故八十六歲爾又引周志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令狐在

春秋爲晉地見僖二十四年文七年成十一年左氏傳杜預謂在河東水經涑水注云又西徑猗氏縣故城北又引闕駟云令狐卽猗氏也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狐城卽其地然則令狐之津卽涑水矣

北齊西門豹祠堂碑跋

西門君治鄴之政國策及先秦諸子所紀最眾惜散見羣籍未有裒集爲作傳者此碑前半臚述循蹟采摭殊詳博惟以儷文隸事意多隱晦又石本零落文句斷續不能暢讀武虛谷王蘭泉兩家未遑諦覈缺誤頗多今依舊拓本審定補釋之碑云口拒比周治申嚴察壘還口寤主轄亡而警吏拒比周及還壘寤

主並用韓子外儲說語轄亡警吏亦卽韓子內儲說所云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事轄轄皆車轂耑銅材說文車部云轄鍵也又云轄轂耑鎔也此用韓子語作轄疑北朝本固如是矣諦審或卽轄字俟更求精拓定之又

云口班旣別口彩自口班上一字左從馬右缺不可

辨疑是驪字彩上一字右從夫疑是珎字魏策載西門豹爲鄴令魏文侯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是而非也此文蓋隳枯其語又云不省書口積倉府戎車北首侵口南口侵下一字左旁從土似用淮南人閒訓北擊燕反侵地事又弟口行殘文中與襄王二字上下文並缺疑用呂覽樂成篇魏襄王與

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日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此類皆綴緝舊文塙有根据固非率爾操觚者其簪筆聽神及沈巫老事詳史記則人所易知也此碑金石家皆以其殘缺不甚留意審校今爲攷補四十餘字其綜涉淹洽已斐然可見惜不能得其全文也

附補正碑文

校王氏萃編本凡王本譌缺者以方匡識之

口虞傳圓

口好古之業

口輶亡而警吏馬班既別

侵口南口佩圍臨事

口民吏不敢而欺口巫老

沈姦於波浪

口灾疹之禱仍纏

口翦兇族於黎

口口長於華

口一開口社再祠絕廟

口萬方

口椒口如

口天口口龍口淵

口納園黎於

口口神居獨邃

口灰燼樂反

口鱗甲五照

口藁

秀而

口同州口宗師

口入當樞

口口口俗政

勉農

口忻彈鼓舞

口徒私禮

口翼世謀居

口容

象口齋

口河浮圖籍

口咸秩報功

口連率依風毛

畢均美衛

口兼雄謂神

碑陰補字尤多今不備錄

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象跋

此碑記文淺俗所列造象人姓名多詭異蓋北朝喪亂關中諸郡異族襍處此碑卽俚俗羌虜所爲不盡通儒義也其複姓有姓冏井者七人冏字古字書所無以字形審之當卽罕之變體漢隸罕字多作用此尚存其遺意廣韻上聲二十三早罕字注云羌複姓有罕井氏是其證也蘭泉萃編乃釋爲南井殊誤碑

又有昨和鉗耳屈男同瑋荔非彌姐並羌複姓亦見
廣韻北史蕭琮傳載琮嫁從父妹于鉗耳氏楊素曰
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羌也是鉗耳爲
羌族史有明文王跋謂其無攷亦誤又邑子輔國將
軍中散金曹從事郡主薄地連敦地連亦虜複姓見
廣韻去聲六至蘭泉歷舉希姓而不及此蓋誤以爲
姓地也又有王鍾馗馗卽馗之變體亭林日知錄舉
北史喬鍾馗宮鍾馗證古人以鍾馗命名取終葵之
義此則碑版文字尤明焯可依據足爲亭林增一證
矣

唐房玄齡碑跋

此碑在趙德甫時已云磨滅斷續不可攷今所存字

益漫漶予得舊拓本較爲清析偶以王氏萃編所收
本校讀補正逾百字可寶也碑首述其籍貫云清河

郟縣人

萃編缺清河郟縣四字新唐書地理志

兩唐

書本傳並云齊州臨淄人與碑異攷玄齡父彥謙碑

亦云清河人則史誤矣碑載玄齡祖熊歷清河廣川

萃編缺河

廣川三字以下文缺房彥謙碑亦載父伯熊辟開府

行參軍仍行本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事此碑與彼

合惟伯熊此碑作熊舊書本傳亦同蓋偶省伯字至

本傳載熊官州主簿則與兩碑並不合當据碑以正

之又碑云令上升儲道光守器長琴振響方嗣虞風

仙管流聲且揚姬化此言高宗爲太子時事山海經

大荒西經云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

此正用其故實姬管流聲則用周太子晉事萃編誤
長琴爲長奉又缺振響二字下管字及且姬二字亦
缺其文義遂不可解又新舊書本傳並云玄齡封邢
國公此碑亦同而萃編邢獨作邗尤誤蓋蘭泉臧本
摹拓未精故所載缺誤較多也

唐明徵君碑跋

右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上元三季刻石今在上元
攝山棲霞寺碑載明僧紹及法師僧辯于棲霞山建
寺刻象未成而卒僧紹子仲璋與沙門法度終成之
其事頗詳攷梁釋慧皎高僧傳義解門有釋法度黃
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節成務
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紹抗迹人外隱居

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
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與此碑合又經師門有釋僧
辯姓吳建康人止安樂寺以齊永明十一年卒其名
與此碑所述僧辯同惟諦案此碑僧辯之卒當在明
僧紹前而碑及南齊書僧紹傳並云僧紹永明二年
卒高僧傳之僧辯旣卒于永明十一年則在僧紹後
與此碑殊不合疑非一人也正臣書其結銜爲朝議
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書攷唐書無正臣傳惟
新書高氏世系表載其官爲襄州刺史子家臧 文
瀾閣傳寫本高氏三宴詩集三卷卽正臣與陳子昂
周彥暉長孫正隱等唱和詩也卷末附正臣小傳當
是宋人所作

提要載此書
爲北宋本

略云正臣廣平人官至衛

尉卿寓居洛陽善詠好客一時名士多所交接習右軍書睿宗愛其筆金陵棲霞寺有所書明徵君之碑其云官至衛尉卿與世系表不合張懷瓘書斷亦云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法元宗甚愛其書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其云官至衛尉少卿與小傳略異然亦不云嘗爲襄州刺史表固多謬舛不若小傳書斷之足據也今陝西醴泉昭陵杜君綽碑立于龍朔三年亦正臣所書結銜稱殷王府下缺字文館高正臣書又陳思寶刻叢編京兆府下載正臣所書夏州都督姜協碑乾封二年立結銜稱豫王府屬直宏文館攷唐書本紀睿宗以龍朔二年生其年封殷王乾封元年徙封冀

王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此碑之立在寫杜君綽碑後十四年亦稱侍相王書則正臣爲睿宗潛邸屬官者殆逾十載小傳所謂睿宗賞其筆者此其左諛矣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記劉燾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園中其父宐翁令人發出立之其字畫殊有虞褚灑也宋無名氏寶刻類編載正臣所書碑凡三其二皆在京兆在昇州者惟此碑則此碑殆卽埋沒園中而劉宐翁發出立之者此本雖新搨首尾尚無剝蝕其字畫適逸劉燾所謂有虞褚灑者非溢美也唐搨先塋記跋

少溫此記字體多與鄒書違盭畢氏關中金石記及錢氏金石文跋尾言之詳矣然尚有未盡者如枝本

从支而此誤从文經典釋文條例以用支代文為兩
 鑿上本从𠂔而此誤作𠂔先不謂少温精究小學亦有此誤
 丙本从丁而此變从𠂔竝不合六書至單說文从卑
 叩聲而此作單則嶧山刻石已如此非由少温肫造
 也碑為北宋人重刻今又泐失十餘字迺虔卜郃城
 左時口右虔時二字見吳氏金石存王氏金石萃編
 此二字失摹釋文亦闕之今世所傳拓本虔字下半
 與時字上半均尚可辨王氏蓋偶未諦審也元和郡
 縣志京兆武功縣三時原在縣西南二十里高五十
 丈西入扶風縣界又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縣西南
 二十二里宋氏長安志古郃國也据此則三時原與
 郃城地相近時下一字當為原字無疑矣

宋刻曹娥碑跋

右蔡卞重書曹娥碑元祐八年刻石以絳帖所摹右
 軍書本及古文苑會稽掇英集錄本校之無大異同
 惟以中郎碑陰題字著碑文之前殊菲體例又以元
 嘉為永嘉則巨謬也又碑云迎伍君伍君即子胥漢
 書古今人表五參五員字竝作五蓋古文左氏傳本
 如此此碑故書亦作五而蔡書易之又晉以前無花
 字此碑辭云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花故書本作華亦
 蔡氏所易皆不講小學之過娥為巫家子故碑載娥
 父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迎五君
 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以婆娑為巫祝歌舞實本詩陳
 風齊魯韓三家義爾雅釋言亦釋婆娑為舞漢書地

理志云陳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潛夫論浮侈篇云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合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竝其證也范書列女傳乃謂盱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則似誤以婆娑爲神名蓋六朝時毛學盛行三家之義儒者多不習故不知婆娑之古訓遂不達度碑屬文之悒蔚宗史才方軌遷固迺有此謬良足弼矣

籀高述林卷九

瑞安孫詒讓

記舊本穆天子傳目錄

舊鈔本穆天子傳卷首荀勗敘前有結銜五行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

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

祕書主書令史譴勸給譴勸似是令史姓名然必有譴字勸字書所無疑當爲勸

誤之

祕書校書中郎張宙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疑當作誌謹並第錄

明以來刊本無此五行惟舊鈔本有之蓋猶西晉時校上之舊漢劉向校定古書目錄皆屬於敘後故司

馬貞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為校書郎
 與荀勗同校穆天子傳宋本高續古史略亦云郎中
 傅瓚即師古注漢書所引臣瓚者也皆即指此敘首
 五行也臣勗者荀勗臣嶠者和嶠孔穎達左傳後敘
 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臧祕府
 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新晉書束皙和嶠傳並此
 不云嶠與荀勗校竹書
 敘蓋勗嶠二人同進故稱臣而不著姓吳瑄古今逸
 史及近時洪筠軒校本所載敘並止題荀勗撰誤也
 第四行祕書校書四字統下傅瓚一行張宙結銜稱
 中郎當為郎中之誤蓋張傅二人同為祕書校書郎
 中也李林甫唐六典祕書郎注晉起居注云武帝遣
 祕書圖書分為甲乙景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

掌一焉晉書云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

為祕書郎中此所引乃十八家晉書新晉
 書左思傳則刪去中字矣宋氏除中

字據李說則晉曰祕書郎中宋曰祕書郎索隱引作

校書郎者媼文新晉書職官志祕書監屬官有丞有

郎則誤依劉宋官名除中字非晉制也此五行不徒

可證索隱并可證史文之誤舊本書之可貴如此

記印度麻

英吉利人傳蘭雅譯化學衛生論紀五洲各種人所
 用醉藥若酒烟之類甚悉印度麻其一也謂此麻土
 名巴撒拉斯昔之撒刺森人與合亞刺伯土耳其敘
 利亞人多用之以助淫樂古希臘詩家和馬之請已
 說採此草樂授人飲可以消憂其源流甚古今四部

人則燃火吸其菸不僅為飲料也攷元初西域人阿
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箸書紀元憲宗時滅木
刺夷部事稱其人善以麻葉醉人使迷名其葉曰哈
施設又載北宋時其部酋多蓄刺客集童子之悍者
諭以謨罕默德所云天堂福地之樂既而醉以異釀
載入別舍恣其所欲以為即天堂福地身死魂升於
彼得受此樂故人皆樂為效死前使德國大臣洪侍
郎鈞譯其略如此
元劉郁西使記亦略紀木乃奚事同以此證之哈施
設與巴撒拉斯音相近蓋即印度麻也木刺夷奉伊
思馬哀耳教亦祖謨罕默德為回教之別派其部人
居裏海東南諸山與回部及突厥正相近故今猶沿
其遺俗其強盛當北宋中葉其時已盛行此麻用以

釀酒合木刺夷種人久滅於元而此俗猶相沿不絕
傅氏所記醉藥若高卡葉罌粟之類率起於晚近而
此麻獨見於希臘古詩哈施設之名獨見於北宋時
西域史諜蓋異域醉藥之傳於前代者此為最古矣
傅氏紀此麻性質最詳而不及哈施設之名且不詳
木刺夷部人之舊俗附記之以備攷西域風土者之
助焉

校正李文公集五木經

檇蒲五木玄白判自注檇蒲古戲其投有五合其厥

二作雉謂於五白上刻其二投於白上刻為鳥案此

韻六至云揖檇蒲采名背雉作牛案謂其刻為鳥二

也此亦於五黑土刻其王采四盧白雉牛也自注王貴

當為擯此涉 上 文而誤 毗采六開塞塔禿擲擲 賤也 自注毗全為王

駁為毗皆立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 案此

不宜反少於開塞以敘 雉二立三日雉厥筭十四牛

次推之疑當作十五 案疑當雉一牛二 案當白

三曰開厥筭十二 案牛一或為立 雉如開厥餘皆立

曰塞 自注如開各一 案雉或為白亦屬此采又注

字如開者言雉牛亦各一 如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立

上但易三白為三立耳 牛立各二白一日禿

一曰塔厥筭五 案亦屬此采 牛立各二白一日禿

厥筭四 案亦屬此采 白三立二曰擲厥筭三 案凡

或雉一牛一立一或雉二白一立二或雉一白二牛一

二牛二或白三牛 白二立三日擲厥筭二 案凡牛二

一立一皆屬此采 白二立三日擲厥筭二 案凡牛二

白一或牛二立一白二或牛一立二雉二或牛一立

二白二或牛一立二雉一白一或立一牛二雉二或

立二雉一白 一皆屬此采

右唐李翱五木經文百卅五本注文卅四見李文公

集卷十八 集明人叢書有別刻本即從經注譌奪不相

應嘗見校宋本已如是蓋讀者以其近戲不甚究心

也今以意略為勘正所載檮蒲投采貴賤甚詳足見

古博戲之遺法經列王采四一盧二白三雉四牛攷

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府聚樗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

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

李學國史補下洛陽令 亦即存又為古之樗 蒲也法三子女子亦有 限以二開人批六馬世 故今上為里下為白里者 二為犢白者到二為雉 全里者為盧史采十四 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 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 其采八四者貴采七同 十二案力十一塔為五 極力三最力二六者 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 西開戲者則有新加 是六二采之樗此 為所校者美

毅云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審其語氣似雉之上貴采
唯有盧故毅以此自矜竊疑彼所謂雉卽此五白實
爲王采第二晉唐語異白與雉或互易耳又餘人黑
犢以還犢卽王采第四惟無所謂黑者黑疑卽毗采
第二之塞或第四之禿蓋樗蒲采自盧爲五立外惟
塞爲三立一牛一雉禿爲二立二牛一白午亦黑最
多故亦謂之黑與五木猶合之投子投俗作骰但古刻木
爲之其二黑爲雉二白爲牛空其三不刻合刻骨爲
之而以一至六紀數又古貴盧合貴紅其制絕異耳
博戲權輿烏曹遠在周秦以前唐時所傳樗蒲猶近
古習之韓門高弟亦復爲此雅戲合古法久亡問以
盧雉貴賤類莫能辨識唯藉此篇猶見其大較故爲

正其譌字聊爲耆古者塵羹土飯之戲爾

記元管軍上百戶銅印

壽州官舍掘地得殘骸有古銅印一蓋前代官吏
之死於兵者藁葬于此印其所殉也知州施照之幼
子得之以爲珍玩同治甲子春家大人攝分巡廬鳳
以襄喬撫軍營務暫駐壽州余隨侍官齋介友人易
得之印文爲蒙古字七印背鐵漢文十六右曰管軍
上百戶之印左曰大德元年中書禮部造攷元史百
官志上百戶所百戶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俱六
品銀牌卽此官也其曰管軍者元志載諸路萬戶府
上萬戶管軍七千之上遞減至下千戶管軍三百之
上而不載上百戶管軍之數蓋當在三百以下矣元

志又云禮部鑄印局掌凡刻印銷印之事故此亦云中書禮部造也馮氏金索載元萬戶印寒公萬戶之印及益都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並漢篆此獨用蒙古字推測其故疑上百戶二員蒙古與漢人並用印亦有蒙古字及漢文之異與元史蕪匱不載鑄印法式此足以補其闕故備記之

記彝器款識黼黻文

書咎繇謨十二章周禮畫績五章咸有黼黻故爾雅釋詁云黼黻彰也又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書禹稷偽孔傳云黼若斧形也黻爲兩已相背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亦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謂刺繡爲已

字

如背以青黑線繡三說略同蓋起於魏晉之世而

漢書韋賢傳顏注則云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其說與古不同阮文達鐘鼎款識據顏說謂亞當爲亞云古畫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邪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注語必有師傅非師古所創近陳恭甫郝蘭皋並從之其說甚塙蓋金文凡作亞字者卽古之黻文所謂兩弓相背者筆畫相連從衡屈曲象弓體之往來非真畫爲弓形也以此推之古文章以黼黻爲最重金文亞形甚多不宐唯有黻而無黼竊謂金文有爲鼎形者宋人皆釋爲析字其文亦恆見殆卽黼文也何以言之凡斧皆一刃旁出而爲

鑿以著柯今古銅斧有存者尙可見其大略詳程瑤田通藝錄蓋畫斧之形本爲字今所見號季子白盤或略相類篆文

約略寫之則爲H或趨便省之則爲U更省之則爲十是其曲畫上下出者卽刃也直畫旁豎者卽柯也日者上下各一斧同柯連理合日爲鼎則成四斧猶之亞字左右二弓直形相背上下兩凹橫弓形亦相背然則亞雖云兩弓而從衡通其儻而同氏亦可謂之四弓是鼎爲四斧亞爲四弓其比例正同也且古尊彝盤盂之屬外容突爲華紋亦多爲鼎亞兩形詰屈蟠互逆錯滿體令人謂之蟠螭雲回形諦審之內皆函無數鼎亞文足徵諸章中此爲最重而其用亦尤廣至冕服九章今所見金文或爲山文龍文藻文

阮說与此說皆不可通
鼎象左形非也
則象大人抱子置諸几
間之形余有釋俎一篇
從此字甚詳

宗彝文與服章大略相同則鼎亞之卽爲黼黻亦可互證後人不寤乃以亞爲亞以鼎爲析於形義咸無所取惟阮氏知亞爲兩弓形深得黻之象義而尙未知鼎之卽爲兩斧形謹據金文比例推定之世有治古文篆籀之學者或當以爲不謬乎

記漢趙縉仔印繆篆

右漢縉仔妾趙玉印
宋時王詵始得之定爲趙飛燕物元時曾弄顧阿瑛金粟山房明嘉靖閒入嚴分宜家後迭臧項子京天籟閣錫山華氏眞賞齋李日華六研齋 國朝乾隆閒爲錢塘何夢華文學所得後歸仁和龔定菴禮部道州何子貞編修今臧南海潘氏海山仙館其源流最古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

青田端木太鶴舍人者有舍人手跋并錄櫝閒李日華題識附於後余頃從舍人家購得之何拓渠眉明嬾舍人書亦絕逾雅良足寶翫攷捷仔說文人部作捷仔漢書外戚傳作婕妤此印捷作捷爲同聲段借仔則用正字舍人跋作捷好蓋偶筆誤印文篆勢絕奇琢畫閒多增羨鉤析蟠造詰屈不主故常捷右旁走从屮爲左右互相拘絞形妾中从干亦如是作仔左旁人外綴鈕鼻形二而內爲絲文袞纏之者三右旁予內上端亦爲鈕鼻形一而趙字右从忝今易天爲女右从肖綴鈕鼻形二又於止肖二形閒鏤小空如鳥首者三而鐵其標以象喙尤爲詭異校之周秦彝器及兩京鏡洗諸文咸無此體斯亦奇矣攷漢書

藝文志及許君說文敘紀秦書八體五曰摹印而止新甄豐校定六書則第五爲繆篆班許並謂所以摹印明秦之摹印亦即用繆篆段若膺謂繆當讀綢繆之繆是秦漢璽印文字當自爲一體謂之繆篆者取其繚縟糾屈以檢奸僞而輔信用義固各有當也然漢尉律亦試八體而今世所存漢印甚多文率簡省樸拙卽周秦古璽文多作鈔或作閒有存者雖與古文微異要亦甚簡易絕無爲繆篆者唯此印文特繚詭深合綢繆之義而趙作鳥形則又兼秦八體之蟲書亡新六書所謂鳥蟲書者宋薛尚功所摹秦璽文亦蟠屈爲蟲鳥形蓋繆篆體勢本如是秦璽始皇所制極刮摩追琢之精固宜用摹印正體此雖私印然

宮闈珍祕必尚方巧匠所爲亦當不違尉律至漢時
公私印章則鑄冶繇縹率出流俗書史捨難趣便應
時取辦自不遑以綢繆爲工無足異也彝器古文率
多簡約而王楚薛尚功所摹商鐘及今所見吳季子
之子逞銅劍文亦有類此者竊意繆篆實權輿於三
代或尚周官掌節符璽之遺型而李斯程邈諸人損
益用之其書亦自有義例非苟爲增益點畫以示別
異者故秦八體旣垂令甲兩漢學僮猶相傳習世代
緜遠舊文亡佚八體署書及書之等今遂不復見唯
摹印繆篆藉此印及秦璽存其辜較固足珍爾至王
晉卿屬之飛燕近人又或疑爲鈎弋咸臆定無徵而
文士者奇佞古輒相附和遽以絕代茗華矜慕芳豔
豈知其文字之實爲繆篆之嫡傳固不藉鈎弋飛
燕爲珍重乎

劉恭甫墓表

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繇
夥至唐孔冲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廣續
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洄注瀕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
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義疏之學
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
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
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
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
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氏之尙書是也或

最括古義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尚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尚書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爲彌縫冲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先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擴佚必以漢詁爲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爲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爲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後有作者莫能尙已嘉慶之季爲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

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爲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鈎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尙書疏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沒者表箸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僅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尙闕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剏立程限銳志孳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爲案歛而不釋者已恭甫名壽曾世爲揚州儀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淇優貢生侯選訓導卽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旂官學教習卽伯山先生配李宜入子一師蒼恭甫少穎特工文章

長承庭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敏行誼純篤事繼
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嫠而貧歿爲經紀其喪又謀所
以恤其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甯
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多精善同治甲子
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旣不得第乃以
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旣
賴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讐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
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甯返揚州邁微疾竟卒年
止四十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與同治中詒讓侍親
江甯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
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
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爲

尤精詒讓尙瞖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
企景儼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閒有疑滯輒相
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踪跡四散詒讓旣南
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
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
彫謝忱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
月猶詒書詢笠轂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轂度數考
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
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
旦暮且有定本自顧庸窳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
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恭
甫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

重別論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論而申證之者其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江甯從李大理聯琇遊則有臨川荅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它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其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世經

垂成而不克者爲可惜也

算
領銘

緊已造文算維弄竹一握六觚代遠悠繆宣城休甯甄微廣學作茲籌策幹數之軸從衡參午棗除盈朒示以祿用昭徇稽常弄不誤浚長所勛九章四元

又
厥究藝隲

九九之策數究天地三統四分惟古憲是肄

銅矩銘

望銅爲矩其方周尺三寸六分其方以其一爲之

厚陽爲周髀積矩句股徑隅之數五五二十有五

陰爲圓規其徑三寸其圍九寸四分弱祖沖之密

率之數也依圖徑求周密率圍徑一周三一分一

二麓四豪七秒七忽有奇麓豪以交午畫之達於

四維以識考工倨句宣榭柯磬折之形孫卿書曰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茲矩不及五寸而方圓形

埒之數備焉於以制器明象稽覈經義厥用甚宏

乃繫之銘以頌之

商高之經首明積矩旁要互棗開方五五右方矩

圓出於方雜而不透徑圍互求密率可繫弦觚參五
倨句磬折右圓規

四代尺銘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積為尋丈用無斃持周髀疑

渙釋右周尺

惟漢之尺合不及咫元延建初厥制無侏右漢儻尺

李從胡橫縈黍紛訛記此程品用攷厥差右宋三司布帛尺

惟正度衷于聖用攷工永作程右工部營造尺

研銘三首

江甯予武湖濱出古甃旁文六曰富且貴至
萬世端文二曰富貴篆法方雅蓋漢物也友
人以一由為贈迺使工琢為研而為之銘

富貴浮雲孰云萬世惟聖垂經億載不敝

富貴殘專研銘研為三角形圓其中為研凹

句股弦中容圓甃雖缺用則全用布算求天元

瀏陽菊花石湘中奇產也曩讀譚瀏陽菊花

石研銘七章文采焯若秋裊淒然龔生玉碎

心竊恹之光緒癸卯閏月湘鄉劉吉園總戎

祥勝以所藏研一方見詒秋英五朵宛如寫

生宜乎昔賢之愛玩不置也奇石一拳傳書

千古夷惠異趣何閒曩哲因反譚君銘意為

豪語以自遣張老善頌竊比瑤英之長芳揚

子反騷兼幸替蘇之有託爾

海枯石爛粵不朽秋英的皪散散豔與我作研勝整

日禮堂寫定長壽考揮拓日精發墨守
商周金文拓本題詞

光緒初元余得漢陽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
有龔定菴禮部攷釋題字信足寶也因檢匣
中藏拓本二百餘種益之莊成四巨冊因題
百廿八字於冊首

六籍秦隹吉金不汨倉簡籀絲粲手琢畫蘄壽綽綽
偁伐蔑厯義裊浹祕甄王薛幼習奇觚長窺寶鬲
日誦手撫思誤爲適羶蠟傳迓莊池什襲匪云玩物
良慙探蹟

謝奧宋謝天申先生贊

宋謝閣門天申先生爲程門高弟事略見朱
子伊洛卍原錄及黃南雷宋元學家先生舊
居瑞安二十四都謝奧迄今苗裔蕃盛猶能
守其祠墓蓋其遺澤遠矣光緒戊戌其裔孫
錫佩屬爲贊將以刊其墓隧敬書四十八字
用識景行之忱焉

繫維先生邁德元豐道南承統伊維是宗指擢誠敬
經闡學庸周許同調楊尹齊踪卍原箸錄考亭折衷
穹碑幽隧永式高風

永嘉郡記集本敘

永嘉郡記者劉宋鄭緝之之所擢也時則距太寧郡
府之開未盈百祀紬永初山川之記奄粹甘州鄭君
以澹雅之才斐然有作吾鄉圖牒斯其權輿雖復陸

任地理之鈔佚而無攷隋唐經籍之志闕而未錄然
而劉玄靖之箋世說徵系謀于琅邪賈高陽之輯農
術紀筥萌于竹箭諏古辨物咸資取證是則南北之
際傳播殊廣凡在閔達靡不綜涉故知援據之夥頤
由于紀述之開雅矣天水以後傳帙既亾地學之儒
甄錄尙眾或稱永嘉地記或稱永嘉記記亦作志斯
竝文偶婚易誼相通段楊署任情討覈匪要其柘林
水一條樂史所引又題謝靈運永嘉記尋檢它書悉
無茲目今案謝公以景平踐阼永嘉作守覽陟無閒
文藻斯盛赤石翫勝帆海標其高詠地肺揮幽名山
箸其遊志若此遺文每同斯記則宜黃所述不爲無
徵或二君竝時各坐簪製或三寫成誤繆題甲乙未

可知也鄭君述造頗多而名德弗曜沈書李史姓字

蓋闕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

唐志作孝子傳讚

云宋員外郎

鄭緝之撰官秩所至略可攷見唐志又載其東陽記
一卷然則其爲二郡作記或由游宦所至抑卽箸籍
在茲編素俄空尤難凡定已今讀其書敘載翔實雖
復械佚之餘劣存百一而肇典午之渡江還彭城之
膺籙舊聞隊記猶見辜較揚推善可得而言原蠶
之禁箸于周官荐再之訓徵諸爾雅自舍人述注沾
二虫之形丁度撰韻段蛇醫之字異文寢孳左論蓋
寡而此記永嘉八蠶厥有蚺珍岐海方言旣遠符于
經誼適人代語復廣證于字書其善一也樂成故縣
肇建金行劉昫唐書別爲城字曩讀李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舊

寫本及孫氏星術校柔本並作樂樂史太平輿地之

城聚珍板本則已改作成矣樂寧宇記

帙杜州郡門馬攷輿地攷通類之書昌黎路應之

碑襄陽永嘉之什竝相符合輒有然疑而此記佚文

亦多同劉氏斯知成城兩通未容專固例之冤句侯

國不能執太史而庠班書胸忍縣名固難信徐鉉而

疑闕記寧康方州之籍雖云無徵開運詔定之編蓋

知非誤孤文未蝕足讎舊史其善二也甌維古國因

水箸傅商漚周歐主名無改而桑酈古笈未詳漸水

之東黃齊今經靡究漢亭之蹟縣古茫昧津逮罕聞

里俗承譌采聲罔實遂以枯谿之支委滑甌江之專

名亦若漢經大別繆仞之山涉絕河東猥引贊

皇之水沿流忘原誤莫甚焉此記則云甌水出永寧

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觴原既顯流別斯

分砭俗匡違厥益郵鉅其善三也鴈蕩靈嶽雄峙南

戒斤竹越嶺蓋知康樂之已窺玉清伐材迺騰沈括

之妄說而罔儒耳學競相附和卽有疑難未得折衷

此記有二樂城縣三京亭是送行人之所其地卽今

之照膽谿是也斯則輟道所出無殊九達之墟神秀

蚤彰迺在六朝以上夢谿之疑不言可喻其善四也

至于里聚廢遷陵谷遂改誦訓失官履絢無紀嶰岑

千里終迷西隗之峯神崩九回久沈硯谿之石多藉

茲編略識名陟徒以輒見羣籍艱于尋覽俗記剽寫

譌奪百端國朝姚安陶珽蓋嘗略采一二孱箸說郭

此非陶宗儀元本余于同年生黃巖王君蛻處見汲

古閣寫本說郭七十卷乃未經增改者內無永嘉郡

記則為陶珽所增無疑其所輯廖廖數條既不既未
咳葡又不注出處譌奪甚多今亦不復葡校

富于鈎甄亦因詳于萌柢偶涉攷覽輒為歎息爰竭
諛聞重為茵輯日誦所及擴摭略葡雖指有得申證

頗眾所采之書以宋元以前為斷至明以後書惟據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錄帆游山一條以宅書

別無所見宛谿精博必有依據且王象之輿地紀勝
其時尚有完本宛谿所引或出彼書也至于郡縣地

志及流俗類書展轉神販悉凡五十餘條定箸為一
不足憑文句異同亦不復校

卷放東陽記也吾郡文獻宋廖圖記悠繆詒讓嘗事

碑校刊厥舛悟覲得舊經用資參檢而宋元諸志隲

隊遂等于邱墳齊梁以前闡名迺同于巢燧補闕拾

遺僅此胡牘瓊璧零璣彌足珍貴屠維大兕校集粗

竟臧匿十載重為理董聊付殺青貽之方來庶幾神

帆仙石句絕代之殊聞螭嶼魚倉葡職方之典錄云

爾光緒四年歲陽在箸雍陰在攝提格厲皋之月望

日甲子瑞安孫詒讓書於江甯之瞻園

温州經籍志敘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

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
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

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日此其蘊滌元

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撰著漸繇紀載難悉遂勅專

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

焉地志書目別為專書不知始于何時黃虞稷千頃
堂書目十有祁承燦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

任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八載明

永嘉姜準亦有東嘉書日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

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邢樹全秦執文錄敘
傳其書仿歷史執文志而參以經義攷之例今亦未
見其

温州白唐呂來魁儒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

載廉具書名不詳崖略延扁踏謬碑討摩資惟嘉慶平陽縣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畧存敘跋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彙體裁淵雅其執文錄全用朱氏經義之例然所紀者止亏一縣且永嘉諸儒遺書湯多未見故亦未能詳前今特為補輯勒成斯編物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荀亏斯然唐宋而後嘉道目前凡人尚存者著述不收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耳目所及者亦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還 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辭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香遙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攷經籍一門實扞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觀其擇擇羣執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攷鏡之淵

極也此書之作意存眩葡故輒遠軌鄱陽近宗季水庶廣甄錄用備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目六厥後荀勗扞四部之名王儉樹

七志之目分別部居襍而不越勝朝地志所紀執文

多目人次此例亦不知助亏何書宋高侶孫刻錄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又與

同此不義類紛舛實菲史裁蓋經執異軌史子殊原不

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亏子目

分合古錄多殊惟 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

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温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

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

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弄臧未絕購覘則難也四者昨分實便檢斟然存闕於憑目諒不慮譌踏惟未見與佚雖箸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亏 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於不注佚今於朱氏幾二百季上滌勝朝尤為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咎難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目

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桑本者雖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然多存虛自不必真有臧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然注 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塙存者如 四庫全書皮儲 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釋書據雜正中臧經館所桑龍臧彙

記道書據明白雲不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久有異覽臧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梁有者阮孝緒七錄所有也朱氏經

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為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久無傳本者苟著

在前錄悉注行閒書目所無別據它書錄入者亦注所出之書其據萬麻温州府志雍正正浙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以省錄者見明志則不注近志見通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錄者見明志則不注近異同並用楊采摭之本原且證論佚之時代其見存

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繇俾有類旒綴然如經籍執文史家專志量陳鄭馬儲臧古目以及 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千頃堂書目原本實

明史執文志彙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爲精博至
 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呂補四
 史之闕畧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
 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宐
 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均爲詳注也
 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元史無執文志次取錢大
 昕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鼂志之後今次與鼂
 志一律
 錄入

古書流傳寢遠遞更鈔梓名淆亏婁刻卷異亏重編
 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亏見存之書標
 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槩重定篇第參互則附注
 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亏亾編逸籍敘錄多
 嵒媚易分并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曰滌厥初證羣
 籍呂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駁駁文用資攷

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夾宐然世俗崇飾
 人文恒多段借總其凡取厥有二端一曰僑寄一曰
 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
 不有畛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襍不足取
 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
 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而子呂父尙温產子
 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璣二
 錄徐定春秋解之類呂子已土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僞作新編
 嫁名前哲研究既難采錄宐審今凡遇鈔逸舊籍塙
 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即鈔葉忒按厥梃芟槩
 迅芟發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題則

姑為綴錄呂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延證別為辨誤庶知刊刻有由異亏逞肌棄取其郡縣志未載而它書誤題温州人者亦附辨之恐後人不攷誤據呂補入也

敘跋之文雅俗襍粗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氏原流綜悉有資攷校義旨閱眇足其誦覽凡此二者並為攬采或有

督士剽剽雅馴既少書林荷鬻題綴猥多則塵存凡日用歸簡要張氏臧書志云習見之書序跋皆塵存目今畧放其例若編帙既

亡孤文塵在則縱有疵類不廢迨膳復以馬朱兩攷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媼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讐勘

輒滋嵒語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亦逐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敘跋文字從他書采入者並

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敘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敘跋之類亦張氏臧書志例也其有名作孤行椹徵宅籍者則葡楊根柢

丛箸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亏辨證之語刺剝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某日尤為延略

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臆造謝啟昆小學攷已有此例特此書名之下兼及卷數與彼小有刪無改亦殊專輒

異耳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剗緝執文別裁宜審而千頃書日坳制舉亏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

亏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迅刪汰若高明琵琶記項喬義則劉康

社四書孤嶼草庶使野言俛說不淆文史至亏譜謀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

登官簿自譜學論廢私書餘襍前勅後修此分彼合
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 四庫總目不大此目分韻
編姓帙附類書舊志亏家謀閒登一二今竝削之
詔定官書襍成眾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
塵顯經進理無專屬逢例未聞況復斷地爲書方隅
攸限凡在茲科宜泐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
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閱規子溫橘錄萃永嘉之珍
產攷徵所藉掇輯須詳然主客之閒當有畛域而溫
州舊志茲與本勑著述相廁尤爲無例今別錄爲外
編一卷曰爲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攷凡所
標揭以氏繫名例雖勑大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

詰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茲沿朱例至朱
攷蒼粹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
識別俾尋覽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茲據科第

生卒之季略爲排比千頃堂書目別集一類悉以科

試錯出無緒遂多通復今悉依舉人題名爲次度可

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

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萬曆府志爲其有義

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附於其後士逸民身邁易姓苟節崇肥遜則仍係故朝若宋林

朱希晦謹遵 四庫總目例也至亏姓氏久湮事實

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未用竢攷定再爲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繫晁陳

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日之前凡此科條
未爲允協今之寫定輒爲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

爲首日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
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餘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
詳其至亏申證精奧規檢譌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
殿亏未簡以質大雅已巳之夏屬橐伊始寒暑再更
條緒物大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
焉箸亏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
知徒殫矧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旨紕繆奪扁懼弗克
免用竅方聞理而董之

師奎父鼎拓本跋

此鼎一吳並箸錄奎載兩文字書咸未見吳荷屋釋
奎爲古文寶字之省其說無徵殆不足據今攷芻鼎
井叔易芻赤金 字从林从大从玉阮文達釋爲

璠此奎字从大从玉疑卽瑩之省亦璠字也說文玉
部璠三采玉也从玉無聲林部爽豐也从林爽爽或
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芻鼎璠
作瑩者省卅而从大从林此作奎者又省艸而唯从
大展轉省減幾不辨其聲母猶多父盤以支爲般孟
鼎以芍爲敬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同爾雅釋大
也經典亦多通用如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鄭注
云大以肥美者特爲鬻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
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加膾祭于其上周禮腊
人注亦謂膾大二者同是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甒故
燕禮云君尊瓦大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魚肉大鬻
之膾瓦尊之甒並通謂之大則璠玉或亦得稱大玉

其聲與竟聲不相通
通以纜力才乃後世俗字
不可例古文余載與馮
同在之聲載中馮之義
或从余作紉以事作載者
義一也

故此以璠爲奎足相參證也載字金文婁見如宀彝
宀尙趨尊趨曹鼎皆有載市之文阮文達云載卽韋
之繁文許印林則謂當是韎字其說皆不塙依字从
韋戈聲以聲類推之當與纜相近說文糸部纜帛雀
頭色从糸毚聲載纜聲義略同猶經典通以纜爲才
也才纜禮經作裔士冠禮玄端裔鞞注云士皆裔
韋爲鞞引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裔韋此云載市
卽禮經之裔鞞也詩周頌絲衣載弁俶俶汪容甫謂
載弁卽裔弁說亦可與此互證蓋帛織絲爲之其字
宜从糸故裔色帛謂之纜市制韋爲之其字宜从韋
故裔色韋謂之載二義古各有正字分別較然漢以
後纜載咸廢不用字書遂不見載字經典率用裔爲
帛韋之通名而正字遂爲借字所奪金文雖多奇詭
若以形聲字例悉心推校尙可得其梗概大抵如是
矣

康侯鼎拓本跋

右康侯鼎銘六字吳荷屋筠清館金石錄吳子苾攬
古錄並箸錄第三 字爲康侯之名荷屋釋爲手子
苾釋爲多吳清卿釋爲封以爲卽康未器今諦審之
實當爲毛字說文毛部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
篆文表曲此文變爲直下其琢畫同也師遽散旄未
旄字作 偏旁毛亦作 可與此互證康侯毛卽康
未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不詳康伯之名杜預春秋
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作康伯髦余前據周

書作雒命康叔字弓殷中旄父字于東知中旄父卽
康伯髦今此鼎又作毛毛髦聲類並同古多通段此
鼎篆文明析當爲正字矣康叔之康鄭康成書注以
爲謚號馬融王肅孔安國並以爲畿內國名孔穎達
書疏則謂康叔爲國名康伯爲謚號此鼎可證其誤
然以作雒及此鼎互證之疑康叔初封康侯後封衛
爲衛侯而以康侯封中旄雖字東猶兼其故封不改
故此鼎猶稱康侯余曩校周書疑康伯字東卽三衛
之庸謂康伯或當爲庸伯今見此鼎乃知前說殊未
審故詳論之以識吾誤云爾

籀頤述林卷十

瑞安孫詒讓

與黃巖王子莊同年

蔡論書大麓義書

子莊先生同年侍史客冬曾於

大妹壻函內附貢

一書未蒙賜荅無任惶悚然高

乙卯無日不在九

峰之下也前在都門偶論及大

大麓解表揭王枚

排斥馬鄭以畧見覈之似爲智

千慮之一失故敢

輒獻其疑而尊意不日爲然厲

無書不能延通證

明以數其說南歸後重檢各書

爲尋繹其惑滋甚

不敢久蓄其疑故再爲執事陳之蓋尊解之可疑者

有二一則以西漢古文今文兩家相同之說專屬之

今文而以王莽以後今文家之僞說爲古文也一則

疑入山林而風雨不迷不足以爲聖人遂不惜棄西漢古今文相同之古訓而從亡新之僞說也何以言之西漢時傳古文書者竝祖臨淮太守安國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尙書雖不盡古文說而堯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則皆古文說漢書儒林傳所言篇目彰較可案驗也史記五帝本紀旣以大麓爲山林是西漢初古文家無大錄之訓矣東京而後馬鄭並治古文而釋文引兩君佚注並云山足是東漢後古文家亦無大錄之訓矣王肅僞作孔傳始以大錄屏人古文說而不知其與史記也鞞且高誘注淮南王書其說入于大麓亦同史記泰族誘淮南之學受之盧侍中植見淮南子盧則與鄭君同事馬季長者古訓相傳遠有端緒尤可證釋

文所載山足之訓爲不誣也至于大錄之義西京諸

儒所未言尋厥崙題當在王莽擅權以後段氏撰異

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其說在莽前然

詔文未引尙書無由知其卽爲大麓之訓未足爲西

漢今文家已有訓一見于張竦之奏再見于王莽之

詔三見于桓譚新論譚嘗仕莽爲班符命見前此必

其時曲學阿世之徒造此說以諛莽者故競相引用

覬傳經義以文其姦言而乾嘉諸儒若江鱣濤人注

音疏孫季述古今文注疏段若膺撰異王鳳喈後案

並誤信爲真今文說則甚矣邪說之惑人也然如尊

大錄爲古文說則又江夫今文尙書之學本于伏生

孫段王諸君所未有夫今文尙書之學本于伏生大麓之野大傳兩見豈得以與伏傳相刺謬之說指爲真今文說乎惟道光中黻俞君正變始毅然決大

錄之訓為王莽之餘論見俞所著癸巳類稿晉宋以來重性馳

繆之說經其糾摘灼然如晦之復明鄙人又以王仲

任之言證之而知其論為不刊也論衡正說篇云說

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

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事眾多並

吉若疾風大雨述此王所舊說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堯

聞舜賢四岳舉之其心知其賢而未必知其能故言

我其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復令人庶之野而觀

其聖德逢疾風雷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

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

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以上

並王氏辨是大錄之為偽說仲任固知之故其書吉

正之語驗亂龍兩

篇並云大麓之野矣且大麓之為山林固塙有其地

也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

鹿麓之省亦見魏公卿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

上尊號奏及受禪碑州志曰鉅鹿唐時大麓之地尚書堯試舜百揆納于

大麓麓則林之大者堯之禪舜欲使天下皆知故合

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授受以明已禪樂

太平寰宇酈道元水經注十衡水又經鉅鹿縣故城

東應邵曰鹿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日

焉御覽五十三引隋圖經曰大陸大鹿大阿疑當作

誘注呂覽鉅鹿曰廣阿澤也爾雅釋地晉之大陸孫

炎郭璞並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亦譌阿為河即一澤而異名尚書云納于大麓是也樂史太平寰

宇記五十九曰鉅鹿縣本唐堯大麓之地禹爲大陸
之野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鹿是數說
也覈以文字聲義最爲符合蓋鉅大詰釋本同麓鹿
偏旁略省且商有鹿臺之泉周有鉅鹿之藪夏后作
貢陸麓偶殊嬴秦置郡稱名不易是則鉅鹿之爲大
麓眞三代以前相傳之古義遠出伏孔之前而與伏
孔符合宋羅長源亦主其說非無見也至顏之推家
訓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闕駟十三
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今其上猶有堯祠
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是說與御覽所引十三州志
不同以顏氏所述覈之則宣務乃部墟小山不足以
當大麓之稱疑闕氏偶存俗說不若鉅鹿之塙而王

氏後案乃据此以爲大麓地名之證則誤矣至于尊
解之必以大錄爲古文說者徒以鄭君大傳注麓山
足也之後附綴大錄之訓遂不復深攷据以爲說不
知鄭注尙書本無錄訓其注大傳不過以東漢時今
文家相傳有此說故附錄之以廣異義存師法也使
果以大錄爲正訓則何不于書注出之哉前此面陳
曾論及此而執事則謂今所見馬鄭書注出于後人
掇拾非其完帙安知高密舊本不附大錄之訓是尤
不然何則陸氏釋文明云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
也以山足之義別于王肅之訓錄又孔冲遠引鄭書
序歷試諸難注亦云入麓伐木則鄭君書注必無大
錄之訓蓋可知矣至于尊箸疑烈風雷雨不迷不足

以爲聖人是又膠滯恒情橫滋辯難曩讀劉子元疑
經惑古諸篇頗病其蹈此失通人之蔽竊不欲賢者
效之也詒讓于經詰至延淺偶讀大箸于心有不安
不勝其疑懣恃愛陳之未審尊見以爲然否有鴻便
尙希惠我一言以開茅塞幸勿因其妄而置之也詒
讓謹上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種此植物之化學也墨子及淮南王書有鼃鶉之論
莊周書有斯彌食醯之說此動物之化學也周禮大
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而繼之曰合
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鄭君謂天產地產卽動物植物

然則萬物之蕃變興衰莫大於化自周公以逮秦漢
諸子其知之矣我地球爲八行星之一自地以至恆
星天而外達於星氣之表其廣遠不可紀也而大氣
充乎其閒其微點所積爲諸氣質及一切金石礦質
其胚珠所孳爲動植諸物原質之可測而知者舊六
十有四今增爲七十有奇各以其愛力相攝相輔錯
綜凝聚以長萬物亦各以其害力相勝相賊虧蝕分
散以消萬物其變化離合之迹不可思議而成有一
定之性情比例分別部居襍而不越氣質流質定質
日迭消長於天地之閒而此七十有奇之原質未始
有毫秒之損益也噫是非吾身有生之原而萬物蕃
變興衰之精理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乎人爲動物無

量數之一資水氣動植以爲飲食資金石礦土以爲材用日呼吸於諸氣之海身受其變化而不知其故自舊學亡失古經所謂天地之化者莫能闡其義詰儒者高談陰陽性命之理旣淪於虛無而方士神仙家言又捫爲黃白鉛汞之論尤矯誣不經農工商之儔則又大都拘守故常閒知其一二粗迹而未能洞究其原蓋中土此學之不講二千年於茲矣泰西之學由藝以通於道而化學尤爲專家盛業究極微眇彌綸大用批竅導卻左右逢原漸濡增積其學大昌遂視爲生人日用之常蓋彼土不獨有專家學會而童子勝衣就傅師卽以此爲教下逮農工細民莫不略聞體質化分之說者而中土老師宿儒問以原質

乃懵然莫能舉其物是非吾黨之大耻歟自道光中海禁大開東西洋大國以十數皆挾其富強以凌迫我海內賢達扼腕時難日籌所以自強而卒無一效蓋學藝不興則士陋而無術農勞而寡穫工窳而不精商拙而失贏夫挾愚拙以與智巧者角其勢必不相當斯固宇宙之恆理也邇來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強之原莫先於興學內而京師大學堂外而各行省公私學堂林立無不以化學爲首務而温州獨未有興者斯不可謂非闕典也不佞曩與同志擲研西藝流覽新譯各書深知斯學之體精而用博而苦無堂舍以資其聚習無器質以閱其考驗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窺其奧爰與平陽楊君愚慶吳君霽菴同

邑金君遜菴籌議集資千金於郡城開設學堂廣購書器與夫金石藥劑萃郡之學人志士相與切磋講貫於其中將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達其用而後起之俊傑有志於斯學者亦有所津逮俾此學大興於吾鄉則儒者通此可以博物窮理而爲達士農工商通此可以一藝百穫而倍蓰其奇贏推之治兵教農明醫辨礦神而明之其益無方然則茲堂之興其柵始甚難而其收效則至博可豫卜也不佞等既深幸斯舉之略具梗概謹述其緣起以質同人凡吾鄉上而賢有司爰暨開敏通博之士儻以斯舉爲不謬或能惠賜教誨以廣其益攸助以擴其規將見魁才輩出新法日孳民開厥智地效其實其於國家富

強大計或足爲撮壤涓流之助斯亦大雅闕達所樂觀厥成者歟光緒祝犁大淵獻二月

誥授武顯將軍福建福甯鎮總兵陳公事狀

公諱步雲字錫鑣別號錦堂世居瑞安城東清泉鄉篔簹村至公始遷邑之城南鋪司街曾祖順卿縣學生員祖迪生國子監生父國柱並以公貴贈武顯將軍公生七歲而父贈武顯公卒母木太夫人撫之成立及長容止偉然異於恆人家故儒族自贈公卒後貧無儋石儲乃棄而學賈非所好也顧好習拳勇投石超距以藝雄其曹伍邑東南廂多惡少年羣行橫恣爲鄉里患莫敢誰何公心不意也遇諸塗必痛折之不少假諸少年怒聚謀將辱公公與角輒挫其眾

皆悚息遁去由是以勇名於邑年二十一入瑞安營
左標爲守兵隨副將巡海獲劇盜以功拔補右營外
委升鎮標左營把總右營千總鎮海營守備定海左
營遊擊鎮海叅將福建閩安協副將授定海鎮總兵
調廣東瓊州鎮浙江温州鎮福建福甯鎮歷署温州
中營守備黃巖左營遊擊玉環乍浦叅將福建金門
海壇二鎮總兵護理黃巖鎮總兵自乾隆季年閩賊
李發枝引安南艇匪擾閩粵浙洋面沿海奸民蠡起
附之分爲二幫在閩者爲水澳幫在浙者爲鳳尾幫
而蔡牽朱潰從橫海上勢尤張甚於是當事始議整
飭水師百計剿捕然水戰與陸異以十人之艦與寇
馳逐於大海之中風波險詭瞬息異形雖有健者多
慙慄眩惑失其故步自非深習水戰魁偉非常之士
莫能盡其技也公勇敢多智略自入行伍卽隸水師
於海上風水沙綫及海防利害尤諳習而善撫士卒
得其死力自起行閒以至專閩敷歷七鎮咸在海疆
所至威信風行千里肅謐大府倚以治盜前後所獲
盜及船械不可勝計而功尤偉者莫如沈蔡牽當壯
烈伯李長庚之亡也牽幾滅而復振朝廷以壯烈部
將邱良功爲浙江提督王得祿爲福建提督分領其
兵而

嚴旨飭閩浙督撫俾會師剿賊嘉慶十四年八月牽
犯浙洋方連檣集漁山黑水大洋時公以把總隨王
提督領舟師追剿及之而邱提督亦以閩師來會牽

聯巨艇數百爲楫陳以拒官軍中樓船大倍常制上懸五色幟則牽之坐船也王提督命公駕船以卒四十衝其前公遂命捩柁徑向牽坐船戲下卒有難色斬其一以徇眾懼不敢違既迫而我船小賊舟俯瞰勢不相當公與殊死戰相持未決會兩提督亦引舟至賊回顧聳懼公急燃火罐投牽舟舟火發賊眾驚擾公乘閒以長子鉤其舷率數卒躍而登持短兵與搏擒其僞將陳盼劉水斬其眾殆盡歟一女子由覆版中持兩刃而上公迎擊猝以矛刺其胸遂溺於海蓋牽之妻也時船被焚危沒而牽猶踞柁樓以利刃自衛公顧欲擊之忽聞隔船疾呼曰賊舟已與水平陳將官猶不捨邪視之則邱提督也然提督船與牽

船相距猶數丈勢無由登乃命放長絳水中公援以上比公登而牽船沒矣是役也公身受重傷三十有四創及罷戰兩提督皆來慰視嘉嘆再三總督上其功曰把總陳步雲首先過船獨力攻沈蔡牽正身盜船功最得 旨優敘并荷銀牌玉扳指之 賜及道光十年公以閩安副將入 覲 宣宗召對圓明園猶問曰汝卽昔年隨邱王二提督攻沈蔡牽之陳步雲邪垂詢前後戰功甚悉比歸未及兩月遂有定海總兵之擢蓋其蓋勞偉勩仰邀 眷顧者如此公之由定海移瓊州也總督孫文靖公深惜其去具疏奏畱 朝廷以瓊州重鎮宐得賢將填撫不許既至鎮窮邊孤島水土瘴惡羣黎錯處其

閒黎有熟有生生黎尤悍驚喜爲亂州縣數被其害
公至以諸營所用火器皆竄拙不任用捐奉改制選
精卒訓練之豫爲之備黎震懾咸受約束汜公之去
州無黎患及移攝金門盜校三百餘出沒境內敢略
無虛月公至募水勇督將弁嚴治之不逾月芟薙無
遺踪公旣以海戰立奇功然性廉謹身爲閩帥家無
餘資又素伉直遇意所不可不爲大府挫顧好儒者
遇賢士輒折節與交若不知其爲貴人也其爲黃巖
遊擊也總督董公教增以朱蔡蕩平海疆安謐議裁
減水師艇船以節糜費公入謁卽力陳其不可曰海
戰所恃以制盜者莫如船舊制師船形制卑窳不任
剿賊自故壯烈伯李公議制艇船其制高大堅致配

兵多而載械備其利十倍於同安夾板快駒諸船今
一概裁之則緝匪無具海濱伏莽復發額設師船不
能敵非計也董公瞿然曰吾問諸水師員弁皆迎意
隨荅無有陳其不可者微言吾幾誤遂寢其議同
邑舉人鮑君作雨篤學士也公在定海延之幕中戎
政機要必咨而後行嘗以定海爲浙洋要地縣故舟
山孤懸海外額設鎮兵二千五百餘人分守口汎及
配游哨戰艦者過半城內守兵不過千人不足以資
守禦宐廣訓募助以團練以厚其力又以衢山自
國初以來久爲棄地今海禁久開內地生齒之繁十
倍國初貧民渡海私墾官輒封禁然私墾終不能
絕徒資吏胥婪索加以諸方襍處蓄爲奸藪不若蠲

禁恣其墾種設官收賦稽詰保甲清釐賦則使奸無所容而民得安其業數年之後必爲沃土又以海疆要務莫先於衛商弭盜與鮑君商榷各爲議上於當事格於例不得行蓋其沈謀遠略雖儒吏有不逮者斯又當於古名將求之矣公之調福甯也年已六十有七春秋旣高會左足傷發乃奏請開缺回籍後數年西夷構釁海疆多事 天子方側席以求將才而公則已老矣然夷梭犯浙果先陷定海而衢山私墾後卒弛禁咸如公言公卒於道光庚戌年七十有七子禹蓮議敘國子監典簿孫保隆縣學生員詒讓自少竊聞嘉慶間戡定海寇一時名將多浙產而朱蔡之滅吾邑許提督松年與公功最偉許提督之平朱瀆姚按察瑩及邵員外懿辰紀述略具而公之沈蔡牽世或未知其詳詒讓從保隆讀公手錄年譜始得其梗概謹刺其犖犖大者 狀以爲 國史要刪其他緝捕勞績在公爲不 不復著也

與南海桂孝廉文燦書

皓亭先生侍史客秋文旆過此餽聆清詢契闊以後無任欽遲前月接誦手教敬審校讎精博養述鴻富至爲忻尉承惠先集并大箸詩禮異義一冊伏案循誦傾獮尤深詒讓前讀鄭志知鄭君先注三禮後箋毛詩訓釋異同不復追改每惜仲達作疏不能證明其義今讀尊箸塞楛斲異昭若發蒙誠有功經學之書也竊謂詩箋之作在高密爲晚年定論其所發正

校禮注爲尤精尊書折衷是正申箋者居其大半最爲精審然內有駁箋申注者數條以畧見求之似亦當以箋說爲是卽如第一條關雎君子好逑箋云怨偶曰仇謂和好眾妾之怨者尊攷謂禮記緇衣引詩逑作仇注訓爲匹禮注爲長而詩箋爲短案免冝赴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免冝之好仇卽關雎之好逑尊攷據釋文定關雎亦當作仇是也此姑就今本言之則箋說自不可議不然則免冝之武夫何以爲公侯之好匹哉陳氏毛詩疏據國語漢書文選定免冝之好仇亦當訓好匹其說甚辯畧見終不謂然又尊書援據奧博多淺學所未窺若新廟奕奕條謂劉昭治魯詩檢梁書本傳無此語隋經籍志謂魯詩亡於西晉隋書別載

石經魯詩六卷則指漢熹平石經魯詩經文無傳說劉氏必不能見尊書所云豈別有所據乎又壹發五犯條謂鄭志引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案鄭志此條見詩正義者周史上尙有白虎黑文四字詳繹其義當以白虎黑文爲王會所云備者以下乃鄭君自說禮記樂官備也之義與王會無涉今本周書王會有般吾白虎之文白虎下挽黑文二字而無樂官備之說是其塙證也尊書目備者目下爲鄭引王會之文亦似失檢凡此諸條皆小小疵類于宏旨無害辱承雅忘故妄陳之未知卓見目爲然否詒讓頓首

與王子莊論段借書

子莊仁兄同年撰席去春在敝里奉夏一書倏逢籤

掌嗣以銜恤鷓廬榘翰屏絕未得續貢音問私衷馳
叩良不可任四月閒接誦況畢淡荷注存并示大著
六書解一秩伏案諷味欽慰何侶六書之說自汲宋
以來異論蠡起淺學襍涉益滋瞽惑乾嘉諸老詮校
鄒書所釋略備而得失互陳未能衷定得尊解別白
而理董之術毋山指事之條闡湘鄉轉注之論平議
精案信不刊之化也惟段借一門所論與前賢特異
詒讓再四籀繹竊有不敢信者三請爲執事陳之許
敘之言段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謂
世所謂縣令邑長者本無正字特依其聲類借訓發
號之令訓久遠之長以爲名自二徐以來迄于近世
江段諸家曾無異說而執事以爲不然謂許所舉令

長二字當爲今長之誤今从反及長从到亡所謂本
無其字也長从到亡得聲所謂依聲卽諧聲也今从
反及爲義所謂託事卽指事也夫反及到亡以爲本
無其字則信然矣至于依聲託事細案許敘語氣本
自相毌成文蓋謂依其聲而託之以事也若如尊說
今从反及長从到亡乃段及亡之形反到之以明事
則許敘宜云依形託事何得謂之依聲乎若云長諧
亡聲卽爲依聲今从到及卽爲託事無論其與許書
語氣不合夫依者憑藉之詞託者附寄之義曰依聲
則非諧聲曰託事則非指事詁訓本殊不宜并爲一
論且使卽如尊說謂依聲卽爲諧聲託事卽爲指事
而執事所定段借四目依聲託事之外尙有託形託

意之科則段借又兼有象形會意矣乃許敘止舉聲
 事二端不又轉成遺扁乎其不敢信一也晉書衛恆
 傳載恆作四體書勢敘所述六書之義即櫟括許敘
 為文其於段借一條亦舉令長為證又釋其義曰段
 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段借本取聲近
 衛氏乃謂聲異
 者蓋因後世一字數音強生分別若邑長之長與本
 義有平仄之殊故為此說實非許意惟可證令長之
 必不為耳是知巨山所見許書亦本作令長若令本為
 今則何得云數言同字聲異文一耶夫西晉之世去
 漢未遠在衛氏著書之時溯許冲受詔之歲校其麻
 年未逾二百不宜其時許書傳本已多譌互其不敢
 信二也漢氏巨師許鄭並尊高密注經於同時著述
 罕所徵引而於說文獨援舉二事周禮考工記注引
 鍤鈞也禮記禮記

注引有輻曰則知其於此書特垂研覽然則段借之
 輪無輻曰則知其於此書特垂研覽然則段借之

義許敘之外鄭君之說足為左證陸氏經典釋文敘
 錄引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
 比方段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據此則鄭君之說段
 借亦與衛徐江段諸家無異而謂許必不然其不敢
 信三也夫執事之論段借決其必不如舊說者不過
 以班志謂六書皆為造字之本若如舊說則段借于
 六書中獨為文字之用似不得為本故毅然更張其
 說以求符合不知六書雖分體用而為造字之本則
 一蓋天下之事無窮造字之初苟無段借一例則將
 遂事而為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勢
 也故依聲而託以事焉視之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

之則其聲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盡是段俗者所以救造字之窮而通其變卽以爲造字之本亦奚不可乎論讓知識謫劣於小學略涉唐涂墨守舊義未有新得竊謂治經說字當深懲破字之習卽執事之繩段氏論亦如此而尊箸于許敘六書所學十二字之中已不免有所改易其他抨擊汝南更定字例殆非一耑尤而效之更非副人之所喻也故不勝疑懣輒陳之左右以竢采擇其餘小小疑悟已識于册耑不復詳及茲埶曉笑兄回浙應試之便繳上大箸一册并奉近刻集韻攷正陳止齋集各一部聊供清覽伏希警存秋暑方盛諸惟爲道珍攝臨穎神馳不盡百一

與梅延祖論穀梁羊音

昨晤恭甫同年知唐 迎家業纂穀梁義疏方爲長編甚富客歲曾寫得白 人先生公羊義疏而恭甫爲左傳疏證已撰至成公 今執事又斐然有作他日寫定與陳劉兩疏鼎足而三信曠代盛業也讓幼者左氏於穀梁則肄業及之才通句讀而已頃始得鍾氏補注又段得柳氏大義 迹略事研校鍾書平議精當足與龔軒公羊通義並 傳惟援證略病汜濫柳氏致力甚勤而識鑿疏固其 音義例蕪襍駢枝爲累殊未饜所聞也然不佞恆苦范注簡奧楊疏殊略今得兩家之書以輔之於膚學不無開益然究未能精通其義蘊迺恭甫傳述尊悃辱承垂問殷奉自愧荒園無以

應命惟就前校讀楊疏時册端所記肫說六條勉錄
奉質或可附綴長編之末聊備財擇耳

莊二十二年肆大青傳為嫌天子之葬也注云文姜罪應

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

之明須赦而後得葬 案此注義難通諸侯葬母夫

人未聞有請命於天子者此魯葬文姜何與天子許

不許乎疑天子直是夫人之誤賈逵說左氏云文姜

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

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景伯說即本此

傳似所見本即作夫人之葬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傳云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

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

以執公子注云視比大夫 句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

本大夫命以視公子 案此注本云以命執公子以

與已通已命與未命文相對言公子貴重雖未命禮

秩得視大夫其已命者則自執公子之禮與卿同不

止視大夫也 據周禮典命經注諸侯適子已命於天

則視上卿之禮若然公子降於世子已命於君 范云

既命似所見本未誤今本以命二字文到則與注亦

不相應矣別本以命屬大夫則尤誤

僖九年梁亾自亾也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

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亾自亾也如加力

役焉涵不足道也范注云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涵

不足記也 案此注難通傳舉梁之惡涵於酒以下

凡六事不宐此唯及湏酒一事疑湏當爲緬緬猶輕也微也言梁之滅雖或加師役左傳秦得其事甚易其用力輕不足道也莊三年葬桓王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注引江熙云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國語韋注云緬猶邈也彼緬亦輕微之義此與彼義略同范爲言舉下緬上與江異以江爲長韓愈鍾文丞並從江義傳寫作湏者涉上湏於酒而誤耳范所見本已誤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范注云公子啟魯大夫疏云舊解云公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曰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

耳案疏引舊解所據本日蓋作日然與文勢不合楊駁之是也但范注亦未塙不卒戍以下乃論書法之語則未必是魯大夫蓋戰國時儒家諸子之論竊疑此當作公肩子見春秋繁露俞序篇卽孔子弟子公肩定或當作公扈見公羊昭三十一年傳說苑建本篇蓋鄒人肩扈與啟古文作肩形並相近今本又到其文遂不可攷耳

成十七年經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案蜃公羊作軫彼釋文云軫左氏作脹穀梁作蜃徐彥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徐所稱正本不知何本狸辰之字與釋文異則疑隋以前舊本陸德明所未見也攷杜佑通典六十八載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昔公孫嬰齊卒于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文學所引傳正繫公羊傳文則於經不宜轉從穀梁竊意漢本公羊經當同穀梁作蜃徐疏所稱正本作辰者當是蜃之壞字今公羊作軫乃流傳之別本耳此可爲穀梁經增一左證故附識之徐彥公羊疏王鳴盛洪頤煊皆以爲六朝時人故所見正本猶與文學所引相近陸氏釋文作干陳隋間則已不見作蜃之本矣

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惡得之得之堤下鍾云玉篇引

劉兆注曰堤緣邊也案上文云其不地何也則堤下當爲魯城外地名其地蓋有大堤陽虎過之而棄弓玉於其下也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說季友酖叔牙云飲之巫僕氏至於王堤而死堤下疑卽王堤之下矣

哀十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

而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范注云言引取之解經言

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爲孔子

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鍾云麟瑞爲夫子

脩春秋至非爲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

而歸之於魯以爲魯取之案引取之言以狩獲狩

引而得之也論衡指瑞篇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公

羊何休注亦云時得麟而死左傳孔疏引家語亦云

獲麟折其前左足是其義也說文手部云狩偏引也

周禮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狩之鄭注釋

爲狩其腳折前左足卽偏引之義言麟足被引自陷

狩獲而死則非狩所獲而書狩者因其瑞獸張大之

也諸說以引取爲論書法並誤

右七事並因舊注疏義有未安鍾柳諸家亦未舉正輒就蠡管略爲補訂不敢自以爲是也惟大雅閎達理而董之幸甚幸甚

梅君爲江都梅蘊生先生哲嗣世治穀梁學光緒初余侍先太僕在江甯梅君介同歲生儀徵劉君恭甫以穀梁義下問迺刺此七事質之未及寄而梅君遽卒輟置匣中頃偶檢得輒錄存之以示不負亾友之意他日儻有續成梅君書者或有取於此爾癸卯五月記

與劉叔俛論論語義書

昨日下午稷辱惠顧敬聆緒論以前舉質哀公問有若

章漢石經異文猥荷不棄芻蕘以爲致塙仰見虛衷下問之盛曷任欽佩邇來校讀尊疏又得賸義數事謹再質之執事未敢自以爲是也爲政篇大車無輓小車無軌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尊疏據臣軌注引鄭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蒙案此經包鄭注義迥異周禮車人賈疏亦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以柏車皆說轂輻牙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賈說卽本鄭注然此大車小車自以包說爲是車人三車同駕牛而羊車大柏

車小鄭以此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說難通蓋
三車之次惟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
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已不相當況車人
於羊車止箸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
與柏車同互相推校羊車自大於柏車賈強爲之說
殊不可通又輓輓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異名若
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仍當爲輓不當
別云輓鄭注之誤明矣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集解鄭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
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
去其羊蒙案此引鄭注未全詩周頌我將疏引鄭論
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正釋告朔

餼羊之義而朝享之祭則因告朔牽連及之經實無
是也何氏不審乃引其餘義而刪其正解殆誤以祭
廟朝享與告朔爲一事也攷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
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
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
等是其別也孔氏此釋最析蓋鄭意告朔天子於明
堂諸侯於大祖廟其禮略用特牲朝朔祭五廟禮詳
用大牢二事同日行之而隆殺迥異論語所云自指
告朔言之餼羊卽特羊也鄭注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云云則當用大牢不得用特羊何刪諸侯告朔以羊
二句則似餼羊用以朝享朝朔卽是告朔直撮二禮
爲一矣皇氏義疏述鄭義云告朔之祭周禮謂之朝

享亦與何同誤不知告朔不得云祭廟祭爲朝朔又
不得爲告朔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
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
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害也蒙案此章之義孔注大致不誤惟釋有字未
明諦審經義有當爲親愛人才之意左昭二十年傳
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書秦誓云番番
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又云惟截截善諛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義並略同子意祝鮀擅口才尙
有用於世如皋鼬之盟能據禮以爭是也譏世人乃
不愛祝鮀而唯愛宋朝之美所親失當宜其不能免

於世害也蓋古人多以佞爲材不盡以爲惡德

若以不才

爲不佞說文人部云佞巧謂高材也

故子於祝鮀亦有治宗廟之褒後

儒不知此義意子以佞與美同席而此章之義不可

通展轉牽傳遂滋曲說矣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蒙案月朔謂之吉日義見毛

詩傳然此云吉月究與吉日不同孔說非也此吉月

實當分爲二事月謂朔日爲一月之始猶一歲之始

謂之歲也

書洛誥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吉則爲一時節氣

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

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是以立春日爲初吉也

韋以月吉日解之非是

此吉

與月相對謂若四立二至之目亦當服朝服而朝與

月朔同若止是月朔則當云月吉不當云吉月矣陽
貨篇惡紫之奪朱也蒙案審繹奪朱之文彼時必實
有易朱用紫之事非徒尙紫而已也春秋時人蓋凡
服色之用朱者並改而爲紫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玄冠紫纁自魯桓公始也蓋凡纓與纁同
色魯桓公易丹組纓爲紫丹卽朱也鄭注蓋僭宋王
者之後服也纁
當用纁又古韋弁服韎衣裳韎與朱色亦同左傳哀
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杜注紫衣君服
服引賈逵同此卽玉
藻大夫士狐裘黃衣以裼之者梁玉繩左
通補釋說詩羔羊疏
說韋弁服韎韋衣用黃衣狐裘若然渾良夫其衣韋
弁服而易衣爲紫與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齊

桓公好服紫衣蓋亦韋弁服朱與黃色相近故皆以
紫易之依韓子說竊疑玉藻魯桓公卽齊桓公之誤
也以上五事皆前賢所未及或足仰裨尊著之萬一
惟理董而折衷之此外如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鄰皇
疏一曰鄰報也蒙案皇引別說古書罕見惟文選李
少卿荅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善注云言
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崇賢
說似與皇疏別義同泰伯篇關雎之亂集解鄭注魯
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蒙案晉書司馬彪
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
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紹統此說正用鄭義
可爲左證子罕篇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集解大葬君臣禮葬蒙案何說肫定無徵攷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此天葬義疑與彼同蓋周時命士以上喪葬皆公有司助治其事周禮職喪與士喪既夕兩篇可證也此皆瑣屑義證并附陳之以備財擇尊疏體大思精遠軼皇邢匆遽未遑盡讀埃更掣繹儻有所窺當續錄奉質也惟鑒不宣

與海昌唐端夫文學仁壽論說文書

端夫先生書侍前侂望江倪大令奉寄一書竝子高所校荀子四册度已達左右昨誦教畢敬審箸福無量至爲欣慰承示賈子倫猥之義精塙不刊欽佩何似論讓近校墨子於畢蘇諸家外頗有所寤又經經

說下篇以刃行讀之亦略得其鯁理惜粹未易寫定爾又近讀說文以段氏注與嚴氏校議王氏句讀參綜校覈亦略有管窺謹刺舉一二奉質如示部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段校改癘爲厲云厲殃謂厲鬼凶害各本作癘誤今案舊本不誤周禮女祝云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許疑卽本彼文除癘殃猶云除疾殃不必依段校作厲殃也鳥部鵠鵠鳥也肉出尺馘今案肉出尺馘說譌舛難通案校文義疑當作肉中炙馘鵠鳥可供膳羞見內則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艸木疏說鵠云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周禮射鳥氏掌射鳥鄭注云鳥謂中膳羞者鳥鴈鵠鵠之屬是鄭以鵠與鵠同爲中膳羞之鳥故許云

肉中炙裁猶陸元恪說鴉可爲羹臠炙矣肉部臠臂
羊矢也段校改作臂羊豕曰臠注云鄉射禮音義引
字林臂羊豕也禮記音義引說文臂羊犬也皆不可
通今正今案宋本文固不可通段校亦未允此實當
作臂美肉也淮南子註言訓許注云臠前肩之美也
臂美肉猶云前肩之美以許義證許書此注之誤焯
然無疑蓋羊卽美之壞字矢則肉之譌隋唐人俗書
肉作宐與矢犬形並相近傳寫舛易校者不察又以
矢豕音近誤改爲豕遂益不可究詰矣經典釋文引
許呂書並後人誤改不足據高部臠就也一曰鬻也
今案臠不得訓鬻疑鬻字當作鬻周禮外饗注云亨
煮也鬻煮古今字許意古書臠孰高三字互通故別

出此訓攷夙部云飶會飶也从夙臠易曰孰飶今易
鼎象傳云以木巽火高飶也是高孰二字相通故許
於臠下附綴高煮之訓矣周禮司裘注以臠爲射埠
埠本義與塾同字亦臠孰相通之例也木部核蠻夷
以木皮爲匣狀如籩尊之形也今案此義古書未見
竹部籩鏡籩也與酒尊絕不同此尊疑當爲簠竹部
簠竹器也讀若纂其字與籩正相次經典通作簠士
冠禮作匱鄭注云匱今之冠箱也古文匱爲簠宋本
又作纂冠箱與鏡籩形相近故許兼舉以況木匣也
簠隸書與尊相似許書說解中往往有俗別字皆傳
寫相沿之誤此注蓋本作籩簠或改爲籩簠於義尙
合三寫成尊遂不可通矣臠部鄉國離邑民所封鄉

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今案封鄉義難通疑當作對鄉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眾人所向也卽用許義封對字形相似又涉下封圻而誤鄉向同許劉以向釋鄉皆依聲爲訓人部僂佺也周公鞮僂或言背僂段云鞮者足衣鞮僂者由足背高隆然如背之僂也未聞出何書今案鞮當爲末之段字素問通天篇臙然末僂莊子外物篇云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又謂背脊也淮南子墜形訓其人末僂修頸高注云末猶脊也是末僂卽背僂白虎通義聖人篇云周公背僂卽所謂周公鞮僂也段望文生訓未得其義魚部魴蟲連從紆行者今案魴之爲蟲經典無見文連行紆行見考工記梓人鄭注云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但一蟲不得兼兩行竊疑許意以魴爲水蟲之通名似當爲鱗之別體殆周禮故書鱗字或有如此作者而許收之邪斗部料量物方半也段云漢書士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王邵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按半卽判也廣韻料注五升然則孟康語升誤斗王邵語斗誤升當改正集韻云一曰升五十謂之料當有誤今案料蓋爲半量升斗斛大小通稱王云半升廣韻云五升卽半斗孟云五斗卽半斛也集韻五十升與孟說五斗同三義咸不誤段獨斥孟王說殊未寀矣車部輜駟車前衣車後也段校依左傳孔疏文選注改爲輜駟衣車也駟車前衣也車後爲輜案此不當改漢時有輜車駟車衣車三者制蓋略

相類故下文云駟輜車也段校改輜駟也亦非後漢書梁冀傳

李注引蒼頡篇又云駟衣車也釋名釋車云輜駟之

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駟宋書禮志引字林云駟車

有衣蔽無後轆其有後轆者謂之輜明其形大同惟

以前後衣蔽及開戶為別異蓋輜車後面開戶周禮

巾車鄭注云輜車後戶是也駟車則四面有衣蔽故

釋名云駟車駟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是

前後皆不開戶矣若衣車則後有衣蔽而前開戶可

以啟閉與輜車正相反故釋名云衣車前戶所以載

衣服之車也若然輜車前有衣蔽有似駟車而後有

開戶又似衣車故許云駟車前衣車後也段氏不解

乃妄為竄易失之遠矣西部醯泛齊行酒也今案行

酒段無說其義當為薄酒九章算術盈不足篇醇酒

一斗錢五十行酒一斗錢一十醯疑即內則之濫也

以上諸條或足補苴舊校之闕惟執事審定之幸甚

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前讀大箸變法平議於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原

本俾圓顛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蔽微管之望中外

翹印深以未得奉手承教為憾頃奉誦惠畢猥以前

呈拙著墨詁厚荷藻飾有逾涯分伸紙翫繹尤增愧

悚讓少溺於章句之學於世事無所解曩讀墨子書

深愛其揮精道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之悖綜西

士通藝之學九流匯海斯為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
世大詬心竊悕之孳校廿年略識悖要遂就畢本補

綴成注然經說諸篇閱義眇怡所未窺者尙多嘗謂
墨經揭舉精理引而不發爲周名家言之宗竊疑其
必有微六次士論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繹
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惜今書譌闕
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公孫龍竊其緒餘迺流於
儂詭口給遂別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拙箸印成
後閒用近譯西書覆事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
上篇云此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此疑卽幾何原本
所云兩直綫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
不得相遇爲平行綫有以相撓卽不相離不相遠之
意有不相撓卽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
矣又如經說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二語似

卽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靜者不自動動者
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云火不熱似亦熱
學之濫觴益熱無盡畝以西人寒暑表測之光熱相
生大抵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近日化電諸家所
能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孳熱度所
至亦復無竟則一星之然不翅冰畝矣而說西以目
見火不見熱爲釋則義殊淺隘也若此諸義蓄之匈
臆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算例精繇者復苦
不能盡解媿未洞窺宦宦又慮近於皮傅未敢箸之
於篇以執事孳綜中西當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學輒
刺一二奉質覬博一矻耳總之經經說上下及大小
取六篇文義旣苦奧衍章句又復褫質昔賢率以不

綴成注然經說諸篇閱義眇怡所未窺者尙多嘗謂
墨經楊與精理引而不發爲周名家言之宗竊疑其
必有微六歐士論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繹
法培根之歸納法及佛氏之因明論者惜今書譌闕
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公孫龍竊其緒餘迺流於
儂詭口給遂別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拙箸印成
後閒用近譯西書覆事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
上篇云此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此疑卽幾何原本
所云兩直綫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
不得相遇爲平行綫有以相撓卽不相離不相遠之
意有不相撓卽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
矣又如經說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二語似

卽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靜者不自動動者
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云火不熱似亦熱
學之濫觴蓋熱無盡階以西人寒暑表測之光熱相
生大抵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近日化電諸家所
能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孳熱度所
至亦復無竟則一星之然不翅冰泐矣而說西以目
見火不見熱爲釋則義殊淺隘也若此諸義蓄之匈
臆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算例精繇者復苦
不能盡解媿未洞窺宦宦又慮近於皮傅未敢箸之
於篇以執事掣綜中西當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學輒
刺一二奉質覬博一弢耳總之經經說上下及大小
取六篇文義旣苦奧衍章句又復褫質昔賢率以不

可讀置之爻山刊誤致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專門之學尙復如是何論其它唯貴鄉先達蘭浦特夫兩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諸學發揮其指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邁精校之本故不無望文生訓之失蓋此學駭舉中西郵徹曠絕幾於九譯迺通宜學者之罕能津逮也近欲博訪通人更爲墨詁補義儻得執事賡續陳鄒兩先生之緒論宣究其說以餉學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爲望塵擁篲翹盼無已者也承詢學約迺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恠不出尊箸說羣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

雅不喜虛僞之論不意裹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迺知富強之原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襍摧燒之矣鄉亦未敢以示人不審道希學士何從得之猥荷垂詢彌切汗顏此外閒有矧緝大抵芻狗已陳屠龍無用不足叩塵閱覽茲勉檢舊刻兩種奉呈大教瑣屑校讎無益時需儻足共覆醬瓿耳

與友人論金文書

承示金文拓本皆精足資攷證有肫見兩事於古書奇字略有所寤但苦少左證不敢自信敬以質之左右嬾妊壺阮氏積古齋著錄嬾字右實从疊古字書所無說文唯有疊字隸晶部引楊雄說以爲古理官

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宐亾新以从三日大
盛改爲三田楊說甚迂曲幾乎廷尉說律以字斷法
矣今案校此偏旁疊字乃不从宐而从且與許說宐
从宐之下一之上多省聲者不合則从宐疑秦漢人
所改易楊說與古文絕不相應晶作。者與說文星
古文作星彙或作彙同意許說星字引一曰象形从
。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是三。本象星後乃加注
成日是。象實較晶爲古其與決罪三日之義尤不
相謀矣至俗書之以三日爲三田乃因漢隸从晶之
字多誤爲宐如彙之作彙是也玉篇宐尚書以爲彙
字書西伯戡黎乃罪
多參在上釋之馬融云參字累在上而宐與晶又復
即誤以晶爲宐又誤以彙爲一也
相提說文無晶字而有晶如彙之互譌是也彙之
聲與宐聲類異部

从三田蓋亦蒙彼而變未必果亾新甄邯等所爲爾
抑不佞更有鑿空皮傅之說攷大戴禮記帝繫說黃
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嫫
史記五帝本紀說同國語晉語韋昭注引帝繫作纍
漢書古今人表作纍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
作累即纍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作儻山海經海內經
又作雷嫫字亦說文所無竊意黃帝妃名或本作女
嬈後人不識此字誤分爲二以三日爲纍纍以且爲
祖展轉譌變遂至忘其本始此雖馮肱推測荒遠無
徵然古書類是者甚多固未敢決其必無要古文自
有从晶从且之字其與小篆彙字形義必不能強合
子雲好奇字而未必見金文或不無鄉壁虛造之說

乎無溇戈文曰亾溇右亾無古字通亾溇疑卽無鹽
周時爲齊邑此戈卽其地所鑄右者右軍所用程氏
通藝錄載古戈有曰高陽左者是其例也但鹽字作
溇古字書未見說文鹽从鹵監聲此篆从鹵當卽鹵
字然增水形而省監聲之臥於字例究難通豈因海
鹽鹽皆煮水所成故从水而溇下當爲血或卽監
之省邪竊見濰縣陳氏毛公鼎簞第字作簞彌簞从
竹从溇與此戈溇字偏旁正相類其以鹵爲鹵亦同
依說文臯長味也从臯臯省聲而依鼎文簞字古文
臯字或从鹵从皿則固不从臯矣以此證之疑戈文
溇卽溇之古文檢段氏六書音均表臯在七部鹽在
八部音本相近古韻二部多相出入以溇爲鹽於段

借之例亦自得通因思說文臯下有古文作臯下从
亾不能成字竊疑或卽皿之誤此戈溇下从亾其左
右旁出之筆微刻缺便成亾形與亾極相似或許君
見其時郡國所出鐘鼎从覃之字有如是作者而傳
寫誤以皿爲亾遂無義可說以毛鼎及此戈證之似
亦尙可推測非鄉壁虛造比也許書古籀文不免傳
譌如遽下从豕而譌作彖車之籀文左象一軸貫兩
輪右象一軸持衡又箸兩輓之形而譌作二車二戈
此類甚多固當據金文以正之矣右二義皆剽獲臆
定不佞亦自病其耆奇弔詭古藉閒闕無可質證以
執事精鑒聊獻之以博一笑爾
與友人論動物學書

們紀沙克諾麥小人其長皆不過一米突有奇以中
度校之與魯語孔子說僬僥長三尺之文頗合

說文及淮

南高注又謂希賴西亞有小人種當西秣一千年時

尚存則與唐魏王泰時約略相值括地志所云

書足相參證矣至古鳥獸蟲魚種類今既多絕滅古

籍所紀尤疏略非徒山海經周書王會所說珍禽異

獸荒遠難信卽爾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鳥之等咸不

爲典要而詩禮所云螟蛉果羸腐草爲螢以逮鷹鳩

爵蛤之變化稽覈物性亦殊爲疏闊然如山海經玃

豸卽南亞墨利加所產阿馬底羅文鯨卽印度海所

產之飛魚王會息慎大塵卽今吉林所產四不象今

中西學人咸能質言之是皆實有其物則固不能盡

斤爲誣也又今澳大利亞洲多八竅有袋之獸似卽

大戴禮記本命篇注引異物志所云囊狸卵生者今

其種中土久絕無復知其名矣又西人推動物遞嬗

之跡謂鳥爲爬蟲所化近美國掘地得化石鳥形而

有蛇尾謂之始祖鳥攷玉篇鳥部鵠鳩鳥喙蛇尾或

卽始祖鳥之遺鄒叔勣讀書襍識謂今首望山中有

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則始祖鳥或絕滅於

彼而轉存於中土未可定也又西人治地質學者於

地中恆得古大象之骨牙長丈餘近俄羅斯里那河

於永冰內得大象自鼻至尾長十七尺高約九尺牙

長九尺七寸說文象部云豫象之大者若然倉史作

書時中土自多大象故特爲製字西人所得殆卽所

謂豫乎又中土古有蜮詩春秋皆詳言之說文虫部
 及左傳孔疏引洪範五行傳說其形並云似鼈三足
 以氣射害人今水蟲絕不聞有以氣害人者而印度
 有電魚形如木勺能發電傷人物竊疑古蜮即電魚
 射人之氣即電耳而謂為含沙射影則不經之論也
 其形如木勺有尾說者不案遂謂似鼈三足抱朴子
登陟篇
說蜮如鳴蜩口中
有物如角弩
當是別種與劉許
所說異也今動物學書說諸蟲
 獸有足者無多少皆以偶數絕無三足者而爾雅有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殆皆傳之失實矣爾雅釋獸贄
 有力郭注云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唐書拂菻傳亦謂有此獸拂菻即東羅馬國攷今西
 國有畜海乙那者似狗而性凶惡疑即所謂贄也又

釋畜馬屬馵駮枝蹄趺郭注馵駮亦似馬而牛蹄釋
 文引舍人云枝蹄者枝足也西士論動物進化之理
 謂馬祖曰巴利阿利巴者趾骨有三與今馬一趾異
 而馬爾西地質學書紀美國古地層中常掘得四趾
 三趾之馬謂馬趾自四漸減而為一為古今之進化
 然則枝蹄殆即馬之三趾者又西士謂太古羊骨有
 四爪今亦止一釋畜闕洩多狃注引舊說云腳饒指
 而不能舉其物或亦即馬羊多趾爪之類與他如北
 海冰地多白狐即爾雅之貔白狐地中海有劍刀魚
 皆有利劍長可十有五尺即尚書大傳之北海魚劍
 鄭注魚兵如劍者若此之倫尤不可殫數也至於中
 國四靈麟鳳龍三者後世幾絕迹西儒多不信然檢

動物書說新幾尼亞島有霧鳥其羽毛華美縞縹西
人謂之埃田園中之綠鳥或謂卽鳳鳥龍則歐洲所
出地中殭石白堊紀中有所謂蒼龍蟒形龍者其類
甚眾又有飛鼉者近人或謂卽龍亦略相近而鱗似
卽麋鹿之別種天壤間亦容有其物唯西人以阿非
利加所產長頸鹿西名知兒拉夫者當之殆不足信
而中土所傳雲龍風虎休徵瑞應則揆之科學萬不
能通今日物理旣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執事閱
覽博物冠軼倫輩豹鼠之辨方軌乎終軍駁馬能名
靡讓於貢父輒就筦窺瑣屑奉質或不訶其傳會乎

